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禦邊五 倭夷

請罷益兵麓川疏

劉球

臣聞王者之師不贖於一快必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為是則徒欲遂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蹴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數千里而至彼疲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存生又縣與

敵遇故未交鋒而剛猛敢鬬之氣十已消其七八無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況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夫兵凶器未宜輕動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災其爲患也如此況可輕動以營之乎若暴露十二萬衆於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嘗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是言糧餉不可不

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飢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騁忿而非萬全慮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帝尉佗寇邊之怨　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鳥言獸心之人雖不來歸不足爲國耻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不爲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决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

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為外援倘寇出沒即加勦捕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道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 聖意欲暫息兵休民將圖後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伏望 皇上憫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國可便於民則請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仍 勑所司選將命官各務得人授用給賞必存至公毋應故事而已

防患疏 于謙

切照福建浙江湖廣貴州廣西等處地方近來為因旱澇

相仍民多艱窘有等官吏不能盡心撫綏却乃生事逼迫以致盜賊竊發良善被害上干宸慮勞師遠征仰賴天心助順將士効力所在寇盜以次削平各處地方漸就寧謐此誠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慶臣等切惟大易有思患預防之言虞書著儆戒無虞之訓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制治保邦之心未嘗不先事而慮今朝廷凡一應軍需財用糧餉物料大率取辦江南軍民償運供給今賊寇頻寧人心東定之際所宜維新命令以防患於未萌看得湖廣貴州苗蠻巢居穴處其性頑獷易動難安其靖州會定等處餘寇未盡剪除福建浙江 山深林密產有銀礦頑民往往尋跡

竊取稍失防閑輒便仇殺近雖溫州等處地方各起盜賊已曾擒獲干連抄提人口該鎮守官侍郎孫原貞奏要行寬宥本部依擬覆奏欽准免其抄提令其復業誠恐舊役未除攜疑未定因爭小利復起釁端又兼原調殺賊軍屬多已散回各衛各班捕盜領軍官員亦有取回原任者萬一不逞之徒還僞嘯聚重議征討轉餉撫捕不免事出倉卒人愈勞困雖 皇上聖德遠被萬方決無此慮但防微杜漸不可不慮近雖節有欽奉 詔書事例行本部行移各處鎮守等官令其適宜招撫叛逸俯安軍民未免循常不能從衆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本部差人分投馳驛

賫與湖廣等處及鎮守等官今其各爲謄寫於各府州縣土官衙門去處張掛曉諭軍民耆老頭目人等爾等先前或爲不才有司激變或爲豪富大戶凌逼或土官倚恃暴横或守臣不得其人或爲賊黨哄誘或爲賊人虜掠不得已從賊爲非今賊首多被官軍擒獲爾等固有革心改過復還鄉里者亦有陽爲順附陰持譎計者且爾等自受國恩將及百年祖宗墳塋父母妻子完聚保守足以衣食爲良民久矣今一旦舍順從逆去安就危其所以不爲官軍殺獲幸矣自今益思保全之計輸誠順附各安其業朝廷體天地好生之心廣一視同仁之量前罪俱置不問共享

太平之福永遠無害若或陰將譎計竄遁山林圖爲目前之謀不顧後日之禍則命將出師設法擒獲首從必殺無赦悔將何及爾等雖一介編氓或生蠻種然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吉避凶世之通論爾等不可不審死生凶吉之理其各司府州縣宣慰宣撫長官司等衙門官員自玆以往亦洗心滌慮奉公守法撫愛下人不許貪婪酷暴肆爲凌虐以致激變小民重貽後患如若仍前有違一體處以重罪如此庶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意外之患矣

撫綏猺獞疏　　于謙

臣到廣東訪得彼處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久已安妥後

因黃蕭養之徒作耗所在有司失於處置惟務偷安兵政
無備以致招集無藉醜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及至戰艦
抵岸蠻賊急城又各畏縮退避畧無禦寇之方相顧愴惶
莫致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保爲墟或刼掠其資財
或繫縲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
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既不能安保預備於
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且以彼處
土人種類非一其曰生猺熟猺曰獞人狹人曰狑人獠人
皆強獷猂疾之名曰溪曰洞曰寨曰團曰隘咸負固自保
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爲自

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於良
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自相屯聚
而保護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蓋以
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綏懷威不足以懾服甚至
欺其遠方無告掊刻殘忍使不得安其生謂蠢爾無知顛
倒是非使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又拂其性雖良善懦弱
之人猶不免於動作況素無教令而稟性強梁者動之則
易安之實難遂至攻劫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仇或貪
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疾
患不能聊生上賴 陛下神謀廟算其首俱已殄滅尚有

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豫　瞿慮今臣等前去招撫徭老
獞老會全官土兵申以朝廷恩威之重諭以善惡禍福之
由使之轉相告戒而蠻夷之徒莫不感恩思福回邪之黨
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其終始不出有睽朝廷久遠之
計蓋彼雖異類情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固可
保其久安無虞若一有所拂而不遂所欲則其反側之心
難以遏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伏
願　皇上量弘天地敎德圖新乘此邊務稍靖之時務爲
久遠當行之計凡厥徭獞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服者必
申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明大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

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德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顧悖然不遜之氣不攻而自消矣

處置夷情疏　　于謙

初董卜韓胡宣慰司都指揮同知克羅俄監粲節奏要於舊維州出境臣聞舊維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號爲無憂城臣切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則番人不敢東向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先是臣與內官陳涓等議曰維州先係保縣管轄後以雜谷侵奪爲令董卜占據若得此州城專人居守則可以杜董卜覬覦

之心不得此州城仍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絶董卜往來之路已而思之以爲欲杜董卜覬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卜反側之意必須厚加賞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雖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考之於古唐司徒中書令韋皐嘗與吐番大戰於維州則是吐番非因雅州維州之隘而不來也今阻其行維州之路則保縣一方固美矣又令其從靈關而來則雅州一方何損焉況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汶州一路從滌澤壩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崇慶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並出竟將何術制馭抑聞本番之放肆起於小節之不周臣自授任以來

仰體聖心凡遇番使之至尤甚加意以今較昔覺聽撫諭
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實則圖其口腹利吾賜予以故嵩
皐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群蠻又選其子弟聚之成都教以
詩書數覊縻之既而軍府厭於稟給同平章事杜悰奏減
其數群蠻遂叛伏乞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
俟其回還令齎勑與兌羅俄監察將舊維州碉房退歸保
縣仍命四川三司并鎮守等官凡遇董卜使人之至必撫
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焉匹既以阻
却盔甲仍令進奉則在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
定矣

懷柔遠人疏　　于謙

臣等竊詳貴州地方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係我　太祖
高皇帝開創於前　太宗文皇帝經營於後迨今八十餘
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年以來爲因邊將處置乖方加
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種賊
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上千累萬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
上各該城池雖被蠻賊圍困而各城官員皆能効力死守
及總督總兵參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
遺棄并征進官軍取回緣由具奏况土地　祖宗之土地
人民　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棄擲况且事干邊務難以

途制合撫行令總督軍務本部左侍郎侯璡總兵官保定伯梁珤等將本官所言取回各衙門官員等項緣由公同勘議明白務在斟酌停當處置合宜上不違　祖宗之成法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具實回奏定奪其言要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前去招撫一節緣此賊勢已猖獗惡已稔盈四出紛擾種類不一倚山箐而爲險効蜂蟻而屯聚旣無所指定處又無常管頭目非得深曉夷情熟知道路之人卒難招撫訪得何文淵先已出差貴州備諳本處山川險易夷情向背合無將本官量與陞職請勑并關領賞賜前去貴州與同侯璡等相度賊勢便宜招撫惟復不必

差官只差人馳驛齎文與侯璡公同總兵官保定伯梁珤等審度前項賊情量宜撫捕務日下寧帖其合用賞賜銀布等件就彼官庫量為支給不必京師運去務俾撫捕兩得其宜地方不致失陷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照得思田兩府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今皆復業安居化為寧靜無事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八寨及斷藤峽之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荼毒已極臣目觀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奉　上命興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剪滅蕩

平一方倒懸之苦略爲之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机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十年之患矣何以言之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龍蛤三都嶺北三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僚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七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窠穴

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和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刼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出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刼有警則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多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數年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力故群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群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

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欲於其地創造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要求内徙今已三年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戸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土尺田之籍但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内皆軍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無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

已漸盛足克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為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役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脩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觀迁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率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後因勢盛不敢復入遂與交通結契反為之居亭扯引以分其刼掠之所得其為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以賊為重不可根基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縛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

兵入屯八寨與該衛官軍分功效力助築城垣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册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城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强盛者四所於内合南册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已立則各賊之脉絡咽喉斷絶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擇除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聚几上之肉下筋無復得者此真破車之輪而諸輻自解伐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

而服化矣臣又脊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乜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橋利憑巖依險壘石爲城四面皆斬絶山壁府治亦在磷确之上峩利喒呀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劒戟之中自濬被誅繼是十餘年叛者數起曽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必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時開中土之人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得有可守之地近因督勒八寨復往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本地方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

之田而起伏蜿蜒數爲平原環抱遶畱兩水夾遶後山而
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正面山
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眞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
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踊躍趨事蓋
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
貨類皆遠出展轉貿易居住旬月十不致一矧地險氣惡
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情益疎離易生嫌隙
今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
日加親附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其始多路險地隔
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

大道朝去夕反無復阻滯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撫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書用漢法以治武緣之重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爲安民治世不容已之事也又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緣無城郭廨宇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家於賓州諸處所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已臣近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廣博平衍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極高石山之下其山一脉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

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出石山十餘里重錯互回盤旋
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北出是爲外隘
其間多良田茂竹村落相望前此居民之餘皆極饒富後
爲寨賊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
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立縣治以據其
險或有漏網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
險前守外隘之寨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
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
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
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

脩復其田業供其糧差遂可以成然一方之保障矣且南通
南州在石門之內鳳化在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
門之險西至思恩一百餘里聯退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墟
日久自此淸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已通又上林舊在
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
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條等村寨舊所亡失
田地皆將歸復則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以
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
亦皆徒寄虛名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
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然

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邑以爲扞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其在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盖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合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矣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

化日親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況立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乂安地方者也又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僻遠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種產多宿奸老竊與之包當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脅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恭之地方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鄉民婁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粮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爾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寬平深廣江水縈廻

環匝傍有一江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鬱煙火相接且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分割宣化縣思龍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粮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而消阻盜賊矣且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以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得而容皆將漸次歸服役流官而其地遂接跡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係新創

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封土寨稍有傳疑勢成阻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蹤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固得以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抑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勢所當爲者也又照得斷藤峽諸賊討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臣以各賊既殲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

為今之計正宜剿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徙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分投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剿之故使向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皆孤賊勢自散不能復合縱有一二亦將屈而效順矣乃今不然賊既破剿而猶屯兵不散使漏網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響導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悉已懷讒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

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之故也矧各賊新破勢决未敢輕出雖屯數千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爲擾害而實無益聚無用之兵以重困甫定之民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鎭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者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也蓋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不必更有所設至於要害險阻則惟五屯北當峯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最爲切要之區宜設一鎭以控禦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攝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逃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

有五百其後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亂賊四起守禦缺之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分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三千之衆而設守備於其內取五百之中分調哨守其於他處之兵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至於叅將兵

備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兇梗而曲示勸懲或進其良善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以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目官兵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和哨守爲名兩月一更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然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礙疑果有兇梗當將舉調精悍土目一二十名尋常哨守以次督集城中蓄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

何工不就此誠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城築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服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平蠻疏　　王守仁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官因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之民其衣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

俗非所因亦惟以亂民而已矣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決何以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欲流官之設乎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乎是皆處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一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

公同鎮巡等官僉議流官土官之事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麞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麞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跳踯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設而不思分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麞鹿於田野而無有乎墻墉之限豶牙童牿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維絷之機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豶牙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

舊塚纍纍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脩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還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荒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故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與夫父老子弟以至厮役下賤之徒則皆以爲善然後知其可以久行而無弊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是故特設流官知府所以制土官之勢也今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决知可無反側之患但十餘年後其衆

日聚其力日強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奔蕪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莅以中土之等威而撫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抑鬱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慰謁之求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獷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馭月習不自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潛寓調停以制

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
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
官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惟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
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裁府之田二甲昔
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情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
民爲之辟其荒蕪備其草潦通其溝洫下力不足聽其募
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稟官吏而
其餘以佃人承之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
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
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毫不

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
回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於南寧府庫待其
城郭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
入商稅之所積官吏之所需者每歲通融斟酌立為經久
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務從寬假無大苛刻使官于此者
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繫此又體悉遠臣懷柔荒
服之道也既有流官矣然不立土官知州以順其夷之情
可乎昔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
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
故蘇受之變翕然遙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

[illegible]豕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為嬰白存派之義
[illegible]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
官府之為者況各夷告稱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
帝勅旨岑黃二姓百五十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著
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
代代相繼承襲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
皆嘗有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驕動縱罪雖可
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
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貢又遣
人齎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遁未嘗敢有抗

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授以署州事吏目待三五年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隷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録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焉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

此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然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爲邦佐其幼爲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況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爲職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以保障地方若俟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

宜至於思恩則必濟之後已絶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蓋土官知州之立其勢併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故也況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無復知有流官知府者耶流官知府雖行其操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與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中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之以冠帶署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旁

爭請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八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焉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皆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不經由於知州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惡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不敢縱肆以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

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地方疏　徐問

臣據貴州按察司整飭畢節等處兵備分巡貴寧道僉事林茂竹提督四川敘瀘播貴及貴州迤西等處地方左叅將胡璋會呈據川貴二省委官貴州衛指揮朱文烏撒衛指揮李瀚四川委官千戶章勛畢節衛鎮撫張在烏撒衛

經歷周韓烏撒府經歷孫鑑會呈繳烏撒府土舍安者勿知府安寧土舍烏得耶寧克等及目把人等不致叛逆結狀并勘處過事情緣由到道據此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會呈到臣據此案照先為地方事節據守備指揮晉權呈該臣批行按察司會議轉行該道恭守等官會同四川該道官查勘隄防及照該府地方與貴州宣慰安萬銓管下地土家通牌行本官令所晉壁頭目各照地方整點土兵器械于要害去處嚴加把截如有別處苗人擅入我境即便併力截殺毋得坐視民患自取罪累仍照本院原行演習武藝聽候調用及委貴州衛指揮朱文烏撒衛指揮李瀚親

詣前項地方拘集目把人等逐一查勘行布政司支給
官銀委撥祭司經歷夏崟前去烏撒畢節二衛糴買粮餉
及差人解送火藥預備緩急支用又令叅將胡璋將原統
川貴二省圍隨官兵整備移于畢節衛與該衛官軍一體
操練遥振軍威及行威清畢節兵備副使馮裕僉事林茂
竹各將所屬府衛幷兼制鄰近四川烏蒙等府雲南霑益
州將軍士夷兵操練演習守把聽候有警調用截殺一面
會勘前項事情及會行四川巡撫衙門議處具　奏撫
去後續據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萬銓呈依奉差把事周
本祥到于烏撒府已將殺伐利害撫諭安寧者勿毋子幷

目把部夷人等俱各聽從不許作歹取具官　民各守身家
並無叛逆結狀呈繳前來又據守備指揮焦　雄稟據烏撒
衛軍人祁受五報稱烏撒府夷賊約有數千全身盔甲弓
弩自本夜一更時分行至雞鳴由小路徑往衛中所百户辛
俸等屯直至夷方分散訖等情到職暗訪夷俱在歷蒼
聚集教演日久探知軍情緊密纔敢放等因呈報到臣案
候間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貴州總兵官署都督同知牛
桓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周釋議照貴州烏撒衛與四川烏
撒府衛門同立一城軍夷田地唇齒相連先年各有疆界
分業既久自宜安靜今該府知府安寧下土婦奢勿伊男

土舍烏得少鑴少體等指以鋪軍先年盜馬爲名起釁端既已恃強縱渇挾取軍人頭蓄奪占上粮地土抑且擅拆陸驛肆司官倉改立私宅掘空壕塹繼捕夷字牌面驚惑人心雖死人命雖未灼見其必反之情而所爲事狀異常實有可疑之迹及見我軍申飭戒令既嚴徵調儲蓄頗集隣方各處有備兵守等官分布隄防而宣慰爲鎔與彼姻親又能奉公諭以大義着勿子烏得等方知悔禍改圖散兵聽勘兩次取具並無叛逆結狀前來使土酋得免殄誅滅絶之慘地方無交兵蹂踐之虞此皆仗　皇上
天威遠播將吏效勤蠻裔革心向化之所致也夷性犬羊

既知畏服聽從兩省官處斷塡塞壕塹退撥田土改正官倉相應俯從夷俗量加罰贖以警將來如蒙 勅該部再加詳議如果相應行令臣等轉行兩省該道兵備參將等官將烏撒府土知府安寧土婦奢勿等罰贖白銀貳百兩夷民普魚等罰牛十二隻解官變價通解四川布政司貯庫以示懲戒其鋪軍盜者歪亦合俯從姑免究治使刑罰得平不致偏重仍乞 天語叮嚀四川撫按官督該道守巡官嚴加切責戒諭知府安寧并土婦奢勿夫舍烏得等以後各保疆土安分守法保全身家再不許妄生釁端自貽殄滅大罪悔禍無由矣再照該道兵備僉事林茂竹左

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胡璋守備指揮僉事管維宣慰使安萬銓貴州委官指揮同知朱文指揮使李瀚經歷夏美周輊徐鎰鎮撫張在四川委官千戶張勛或能輸忠傳諭朝廷誅伐或能用命振揚逐近軍威或能伺察預先傳報消息俾臣等得以早圖阻遏潛消變亂事功雖有小大勞勩均爲可嘉應合行令布政司動支官銀將賞段絹花紅照依等級量加奬勞臣等俱未敢擅便謹題

議處凱留事宜疏　　徐問

訪得凱口山囤形勢陡壁險絕盤亘數十餘里昔自大軍攻圍捕克之後十八年間謀賀獮長疊石排柵甃砌營料日

積月久糧倍併用若欲加征兵粮調集則逼冬盡春深雨水泛漲風瘴作役如往年蹈其故轍竊恐出險難乘攻之未能遽克守之難於久駐未免縻費糧餉消耗士馬解散人心損國重啓招撫之事勢誠未見其可也況軍糧出自湖廣四川雲貴催徵逋負公帑所積無幾顧以一隅一種之苗傾其不貲之費以侮之非惟得不償失將恐貴州地方從此倍加困敝而不可支矣夫往失當懲生靈當念固不宜勞師以費財亦不可玩寇而殃民酌事機緩急輕重之形參以利害小大得失之較俾無妨害庶可彌安除批行該道守巡兵備官員參將黃翔等處附近義士軍民舍餘

行糧責令守備都指揮顧旦督令原委指揮張韶等統
分布王仲武平浪申俊等司岡一帶地方輪番防禦
前賊突出為害即便相機擒斬且漸添等五都小從
官議照先年戍守舊規各量調打手軍兵一百名於鄰
衛協同操練巡探聲息遇賊出沒兵守巡等官督令一體
剿殺有功量加賞勞各該官員如有隄防欠嚴備禦弗謹
或失機宜致令侵擾傷害地方者從重參究治罪仍一面
責令各委官親詣賊岡并行宣布朝廷恩威征伐利害俾
比曉知順逆禍福之原如能悔罪聽從撫斷責令認納糧
馬殺傷人命照依土俗倍罰歸還復業仍令刻木立約再

不許找兵讐殺自取殄絕赤族之禍若不遵撫處於來春時分再委參將楊仁會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及都司官酌量緩急調習附近土漢官兵或挾以兵威俾其懾服敗其黨與使之失援或隱路設伏斷其歸途或多方間諜致其內變不須責以期限務要動合機宜俾苗夷斂戢地方安堵如仍不靖或俟彼來秋田野禾黍將登我兵進壓其境盡食其粟使彼內積將空外難收穫如隋高熲畫取陳之計而又勒兵分據外圍俾其聲不相聞救不自暇各相疑震窮蹙雖有高壘堅壁必有投懺先發者矣如其事機不偶勢且猖獗或拒敵官兵或出劫道路干礙官府城池

倉庫等項若徃年香爐山之賊必須大舉動調别省土兵另行斟酌

議獄

論韓國公寃事狀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擿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足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

諺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為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有在取天下于百戰之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粉世絕宮汚廬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但其人之年邁衰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

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扶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明之猶顧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爲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疏賤非不知言出禍隨然恥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爲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臺

諫御史必有為　陛下言者而事之抵究延綿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為　陛下言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雖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中明律意疏　　劉玉

祖宗之治天下定律明刑以繩姦宄百五十餘年臣民遵守教化大行罔敢踰越夫何承平既久民偽日滋犯刑憲者有法外之姦而掌刑憲者無畫一之論故或子糾他人而刼其父或弟糾他人而刼其兄此敗倫傷化莫此為甚若不講明律意恐犯法者無所於戒而司刑者無所於守將來之弊曷可勝言近者刑部湖廣司發審犯人王保招稱

在官呂晉糾同保等打刼伊父將母拏住用拶亂打刼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呂晉依卑幼私擅用財罪止律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刼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審犯人高鑾招稱任官強義糾同鑾等打刼伊兄強預將兄拏住用尖刀放伊項下刼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鑾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強義比依弟毆兄者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此則弟糾他人刼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等伏讀　大明律內一款同居卑幼

將引他人盜己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物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減凡盜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若他人殺傷人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

講詳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則潛蹤隱跡密竊而行所以用將引也曰免刺者則專指竊盜而言也曰亦依強盜論者謂竊盜有殺傷亦依強盜坐罪也意甚明矣引律者不知犯強盜者他人自有本律乃於凡盜之間加一強字遂欲減等耳如前條各居親屬相盜既逓減凡人免刺而又別言若行強盜者則凡人不兼強盜明矣此條所謂凡盜

亦有免刺豈得無強盜乎或者又疑有殺傷者坐強盜遂以為無殺傷者不當坐強盜殊不知強盜之為強盜不在殺傷故強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言殺傷也又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著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幼引外人盜己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笞四十外人依凡盜為從論杖七十亦是專指竊盜乃有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強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是異財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強盜且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為重所以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罪不可減況刼父刼兄竊兒

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此皆人倫之大變律文所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　請若如前項擬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禁將來奸詐之徒欲行強盜者計挾本家一男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爲哉恐於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臣等待罪法司職掌評允務求其當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留察

申明律意疏　馬文昇

切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姦宄故在帝舜之世契敷

五教而皐陶典刑以弼之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輔治之宜不可不明命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莫重於強盜何則盖其執兵挾刃生殺在其掌握刼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　英宗皇帝旨曰人

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蓋專指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然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又何監至秋後處決況以強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繫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

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是與鬬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况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也強劇有犯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正法守疏

林俊

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秋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

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　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膚愬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歸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

法司問結而輙付鎮撫是固臣等忝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脩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平大法疏　林俊

竊惟法立於 祖宗守於 陛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

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至內臣之親屬皆得免死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賴　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革心萬一作姦犯科而無法以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耶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純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免惟外臣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守巡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敘大約三數年閒沙汰而去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內臣所無故法易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秪見參論之名有若偏於外臣者實非敢輕重於其閒也所據前項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其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　上不當廢　祖宗之法而司禮

監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
假則奉三無私畫一不二疏戚貴賤內外之臣皆無越栽
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同于泰和之治矣若彼此猜疑殆
非
國家之福亦非內外臣之利也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林俊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
守責亦尊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
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
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
極之時蕭瑾起而應寧嘉之會劉忠等財物天意為中興

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爲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宮太監亦發海寧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巵群盜效尤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比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爲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滋大奸乞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

太監張得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
律庶群奸屏息積弊一清矣

獻俘疏

臣等會問得犯人一名趙風子即趙鐩招係順天府霸州
文安縣人弘治年間充本縣儒學增廣生員後因有病告
回侍親正德五年以來有反賊首令淹死劉六楊虎射傷
淹死劉七已故死齊彥名朱千戶射傷焚死劉三即劉惠
病故邢老虎等聚集賊衆往來山東北直隸等處張打旗
號僭稱大王攻破州縣燒刼庫獄殺虜人民姦淫婦女搶
掠財畜敵殺官軍阻截糧運共謀反逆日漸勢衆本年月

日不等有在官谷王賈能各不合投入夥内刧殺正德六年七月十五日有鏇同縣先獲董仲義糾黨五百餘人亦往河間府投入劉惠等營内約有一萬餘人合夥為盗攻刼文安縣治比因水漲沮滑在彼住劄十月有鏇兒監妻張氏男張龍即趙龍兒未獲男趙添瑞平寧弟趙鋭趙鎧即趙錢監故叔趙逵行見獲在官弟趙鐇趙鎬等男婦七十餘口俱解本縣地名王東村水中站立被劉七手下賊徒嚇趕上岸要行殺擄鏇不忍戳傷賊人二名當被劉七等将鏇捉住要殺有先獲已處决賊首劉三一名劉尚負的名劉資亦被伊虜楊虎等夥約與鏇原上馬為盗鏇将

家口發送回家劉資等各添約已獲在官賈敏兒即勉兒段朋張秀朱聰王本張實李文金劉春邢本道陳表鄭良幷先未獲已監汝寧府陳振張璽吳鐸張隆李臣兒劉江小張勇李海宋忠及未獲宋紀宋虎宋山小宋兒唐鑑陳瀚等四散刼財殺人聲勢愈大各置酒會聚商說我們這些人馬便也難成大事不若先從本縣起手然後遍歷天下招集數萬人馬以建國扶賢爲名須要下箇毒手人總歸順若不從的逢州破州逢縣滅縣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後到南京見有空位那時節着你們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富貴却不是好等語賊衆聽允就在本縣起手攻破大成

青縣等處城池殺傷官民燒刼房屋及分差哨馬四散虜掠隨被官軍追勦有劉六帶伊已死男劉仲淮與劉七齊彥名等一枝人馬從青縣前往山東去訖本月內劉七從回攻破冀州將在京小劉氏伊夫先爲強盜監候今已處决張玄刼去改名劉玄領賊一千五百餘人各處刼虜本年月日不等有齊彥名伊在官妻弟龐文宣將齊彥名男虎頭兒送至賊營就不合投入夥內僭稱大王領賊二百餘人及有劉六在官姪劉彥深幷在官李隆王瓚于成強劉惠即孫虎關洪李孜王紹即邵隆郭漢宋祿孫玉于可畀吕仁黑虎各亦不合投入夥內谷玉李孜俱跟隨齊彥

名賈能跟隨劉彥深李隆王瓚俱跟孫虎劉六閻洪呂仁黑虎俱跟隨已死賊首劉彥高邵隆宋祿俱跟已死賊首劉廷寶郭漢跟賈能孫玉投入殺死賊首呂玉彩內後因呂五身死亦跟隨劉七于可昇先投已死賊首喬二後因喬二身死投跟齊彥名各領賊多寡不等賈能郭漢宋祿孫玉各僣稱大王谷王李隆王瓚于成強孫虎閻洪李孜邵隆于可昇呂仁各號稱小頭兒又有在官宋倉與伊未獲朱文亦各不合與伊已死允朱傅僣稱大王領賊一千餘人賊衆就將傅頂朱千戶名目與龐文寫等各不合隨同劉六劉七齊彥名共謀反逆攻破棗強縣有知縣段豸

力屈身死屠戮人民不計其數又圍刼景州獻縣阜城等
處曰到長安屯聚數百復往東行攻刼靑縣靜海滄州等
處燒刼糧船後朱傳在山東即墨縣被官兵射重走至寧
海州身死及有在官孫隆孫富亦不合跟隨楊虎夥內僭
稱大王四散同謀刼殺鐩與劉惠劉資邢老虎董仲義等
共推楊虎爲主僭稱大王月日不等攻破興濟縣又攻滄
州不破燒燬糧船殺虜人財不計其數復回南皮縣起程
將東光縣顧知縣拿住又沿路攻刼殺人隨有馬都堂遣
都堂德州桂都司各差官前來招撫鐩等亦回書佯許若
朝廷放赦我等亦願解散等語前到南宮棗強等縣屠殺

官民劉三罵得在官小趙氏為妾本年九月初一日行至景州地名朱門村當遇總兵官馮安官軍對敵五陣殺死夥賊一千餘人鐩等奔遁小灘河北本月初三日保定田都司率領指揮趙文等官軍截殺被鐩等殺死官軍七千餘人拿住趙文次日釋放鐩等又往山東蒙山地方當遇副總兵孫瑾前來敵殺官軍四十餘人棄下神鎗盔甲一百餘副蟒衣一件楊虎將蟒衣沿途穿着及將在官崔氏即楊寡婦虜占為妻往來山東濟南東兖登萊等府并所屬東平高唐濟寧沂曹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攻劫燒毀有見監襄陽府賊人范茲李江李勝劉鉞陳春張山韓

子義孫汴鄭豹李文舉胡友才宋淮用郭清各見得鏦等
行劫有錢月日不等投入夥內跟隨各處劫殺人財不計
其數及有見監河南賊人馬五管四拜未獲楊保唐子文
朱和等沿途搶虜人馬三千餘騎亦來同夥攻劫鏦過泰
縣題詩一首得罪男兒愁滿腹臙中豪氣吐虹蜺滿懷血
淚洒雕鞍幾回魂夢歸鄉土貽累父毋隣里中連坐妻子
釣裏苦平欺敵将虎擒羊縱横六合誰敢捕惟愿 君恩
似海深釋我寧家萬事足又到泝州湯頭地方經過州縣
月日不等先後夥約未獲賊張通見監汝寧府汪太張仲
良張虎吳鐸李表見監襄陽府王明陳鸞許文張海清玉

文義祖宗張仲任紀王潮李騰王隆各隨營沿途刼殺人財姦淫婦女不計其數又虜得見監襄陽府馬經王妻包張表劉全李遂李榮王澤童文舉郭玉董智各分與馬四匹執打器杖隨營行走及虜得已發落斬俠徐傑王俊張金鸞各打草喂馬挑擔行半本月內龐文宣等跟隨齊彥名等南行到於地名裴子岩被谷大監陸都堂督調許進擊等官軍殺死夥賊有八九百人去到大名府地方又被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本年十月內鐩等又不合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至南直隸徐州攻城未破十一月初一日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名鐩等又不

合虜得娼婦陳回兒劉三虜得路氏各在營姦宿初二日過河拿住高郵衛指揮陳朋帶至靈璧縣當有知縣陳伯安領兵對敵不過韃等殺死官軍二百餘人當將陳伯安拿住同陳朋帶至宿州攻城不破燒燬西關殺死居民無數比有陳伯安不跪劉惠嗔怪是韃勸放訖又去攻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拿住虞城縣知縣行至丁家道口放訖又攻破歸德州搶虜馬騾人財當被守備萬全都司官軍追至亳州地方有武平衛致仕石指揮領軍一千僧兵三百前來截殺韃等迎敵殺死僧兵七十餘人去到地名白龍王廟小黄河渡口有潁州衛指揮聶淯

揮領軍對岸劉營拉楊虎帶領夥賊黃寧等七人搶舡一隻
過河當被官軍追翻舡使楊虎黃寧等俱各淹死賊衆奔
往河南府被官軍趕殺賊首張富奔往孟津過河來到臨
清被獲鐩等見楊虎身死賊衆又無統束議將劉惠立為
賊首前到龍江過河至孟城縣地方龍崗方將陳朋放回
又到太和縣劉營五日虜得人財當有副總兵白玉領軍
圍殺劉惠同未獲朱能等領衆出小南門敵殺官軍兵快
一千五百餘人搶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器七十餘件
前到沈丘縣攻城進入殺死軍民一千餘人拿住都司潘
翀殺死都司王保射傷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搶得弓箭

刀甲起營攻入鹿邑縣拿住見獲任官千戶李茂并失記
名千戶二員軍人二名俱各降服跟隨內有在官陳漢卿
陳翰不合自稱主事領與劉惠為男當將千戶二員放訖
隨有蔡縣致仕知府張什同不知名生員二名老人一名
自備馬匹假金臺盞四副銀臺盞十付段二疋前到鹿邑
縣饋送劉惠哀告免攻本縣以救一縣生靈劉惠接收聽
允彼有陳翰與劉惠未獲義男齊彪各不合商議兵法無
統必至於亂須分等第方可管束商同寫畫圖本將劉惠
號稱奉天征討大元帥上應武曲星將鐩改名趙懷忠號
稱副元帥上應文曲星小張勇偽授前軍都督提調都督

未獲李准恊守軍務管理旗鎗什物董仲仁奇兵指揮趙果正兵指揮趙和總道指揮陳翰偽授侍謀軍國重務總理機密斜㪷大小事務元帥長史與龔麗分作東西二廠管事鐩不合與劉惠自稱元帥并發放賊夥俱稱大王又將張秀李進宋和與陳振張隆唐子云楊傑韓信等分為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偽授都指揮等官置立五色段帛旗號二十四面又置金旗一對上書㳂貢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李哉偽授中城兵馬都指揮未獲戴宗𣵀朝賢并見監汝寧府張璽吳鐸并失記名賊人各偽授千户百户旗校等名色又見各賊攻城

殺人有功將王本邢本道劉鉞李勝各僞授千戶張保劉敏范茲各僞授百戶李江統領總旗仍舊領賊殺人又僞造鈞牌上書奉天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整備草箭合用器物脩理橋梁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敵者寸草不留遣快者軍法從事俱無遺錯等字樣各衙門迎接彼時趙鐩趙鎬與見獲在官妹夫張仲威各亦不合與已故表弟劉寬勝前來投入夥內與鐩同謀反逆鐩又在南頓鎮搶虜樂婦田三兒爲妾未獲小把子小王兒亦虜新蔡縣義官李慶女李天然在營姦宿前到上蔡縣有壓知縣梁典史秆信陽衛李指揮各帶官吏生員民快

拒守不勝將城攻破當將霍知縣支解梟掛燒刼官民房
屋財物庫獄有失記名賊人虜得北門不知名民人女劉
四兒隨營姦宿前到商水縣知縣率領師生逃入察院住
劄數日去到西平縣有王知縣拒敵不過罵賊不絕被王
本將王知縣支解又攻破遂平縣燒房刼財殺人不知其
數將鄉夫王雲裁縫鄧廷虜去隨營使喚又攻破舞陽縣
殺死閻知縣妻馮氏并本縣男婦不知其數并本縣在官
監犯僧一名德靜妄稱唐府逐出有孕官人所生收在買
兔兒營內又攻破葉縣將失記名字官一名知縣唐天恩
并父唐正家口六名唐府校尉李胡子三人俱各殺死又

攻襄城縣未破本縣輳銀二千兩馬二十匹送與劉惠接
收不曾殺人當就分出其買免兒一枝人馬復回舞陽確
山真陽光山等縣及帶德靜跟營去訖鐩同劉資攻圍鈞
州五口退攻郏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匹不曾殺人
有未獲賊徒劉真虞得見監襄陽府耿奉汪現任營跟使
又攻破寶豐縣劉營三日有河南孫僉事差失記名陰陽
生汝寧府差失記名生員各賫執招撫黃榜前來鐩等當
寫乞恩辯明本一副內開先年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乱
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 皇上梟
雪精神獨斷于中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

群奸等語與生員賫回當日夥賊見榜逃散者百十餘人又到裕州攻圍有都司詹濟同知郁來辛指揮任御史督率兵快拒守殺賊力竭城陷殺死詹都司郁都司任御史幷在城男婦數千餘人官民房屋燒刼一空隨有唐府差人傳說你刼的僧人德靜非我骨血和尚在營可與殺了罷等語鏻又虜得見監襄陽府小民劉氏莫春陳朝唐用富在營使喚本年十月內孫隆領九十餘人復到山東被官軍殺敗孫隆到家看望當被本處地方捉獲正德七年正月初六日鏻等聞知南陽防守嚴謹由小路徑去唐縣西關下營縣官督率軍民晝夜上城拒守鏻等毎日攻

城三次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本月十三日有偏頭關
官軍自南陽府前來銅寨鋪地方劄營官軍不勝回還本
月二十日失記名賊徒搶虜唐縣民人馬學文馬九兒在
營姦宿有見監襄陽府賊人李奉李虎劉傑各投營助鐩
攻城殺人及未獲小賊把陳奮又擄見監襄陽府劉倫許
平趙雄李鉞常受張璽張鉞王山孫學李才在營打草喂
馬不曾殺人本月二十六日邢老虎病故就埋本縣漢王
臺西新建寺閣東後墻下鐩等查得二十八營人馬共有
一十三萬五千餘騎造有各賊花名文冊六本分各收拿
點閘又於老營紅紗帳上大書英雄吞河海氣勢轉乾坤

對子一聯又置大牌上書奉天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示仰差去襄陽樊城南陽新野接戰領兵都指揮張勇幷邏奇兵正兵及哨馬夜不收等項官軍人等回至牌所即便整隊倘有聲息就任牌西劉營一面差人星報老營發兵截殺有功陞賞決不虛言錢與劉惠各畫花押在上令失記名哨馬賫至新野縣隨被軍人藏用等將哨賊殺死奪牌交送南陽府收貯錢與劉資差發人馬前去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州縣四散攻刼城池殺虜鄉民當有湖廣河南總鎮撫按衙門嚴督襄陽棗陽唐縣新野南陽等處官軍民快吏生人等陸續擒斬賊級將及四千奪獲

馬縣婦女器物不計其數本年二月內劉六劉七與齊彥名龎文宣等在於滕縣地方被劉暉等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勢敗奔往登萊州海套內官軍圍住劉六等潰圍奔到古縣鎮地方又被官軍追殺無數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鐩又差探得湖廣撫治都堂太監奏調漢土官軍將到於二月初六日起營攻破泌陽住劄燒劫姦虜及劫得焦閣老家蟒衣玉帶金銀段疋不計其數俵散各賊穿用訖有未到小把白秀不合虜得耿璧女耿氏在營姦宿後到確山遂平等縣入城殺虜人馬燒劫房財比有夥賊畏怕官軍追殺奔散數多是鐩與劉惠委差小把張鉞

等前去鄉村約虜見監襄陽府曹知高志高方小七兒劉小住兒周馬兒王梅雷酡鄢小肯兒王欽毛顯徐增王璘曹濂張蔡李聰孫鉞曹州孫政張朝楊淮劉廷王子云王高文陳富隨營驅使至二十二日奔往西河縣有各邊總兵參將等官統領人馬前來殺死夥賊二千餘人奪回男婦馬騾器械不計其數鏇等乘敗復奔上蔡商水西華等縣攻入鄢陵縣焚刼軍民房財及致仕劉尚書家金銀財帛幷官庫銀物不計其數又到新鄭縣鄭州攻城不開隨又攻破滎陽汜水鞏縣殺刼庫獄人財馬騾不計其數又攻偃師縣不破鏇等虜據未獲鄉民各傳報今有提督彭

都堂併總兵督率京邊官軍及湖廣撫治都堂太監總兵
亦督發漢土官軍各委河南胡參政王僉事各分投前來
又有鄧都堂甄太監亦督發軍馬前來會合截殺鎮與劉
惠等各慌張領衆奔往河南府四關攻殺意圖入城拒守
問各邊人馬追至殺死夥賊不知數目有總兵馮禎奮勇
身先出戰鎮又不合與劉資各將令劉世榮迎敵用鎗戳
死當有張山并同任紀李虎等捉獲邊軍七名送營殺死
劉惠見伊有功將張山偽授指揮及將任紀李虎各賞給
衣銀面刺大王二字領賊殺人有未獲夥賊小蔣兒張恭
不合虜得永城縣已致仕李知縣女李五兒已死民人裴

文務妻李氏各在營救宿連夜徑奔汝州又聞漢土官軍
已到分布郏葉襄城南陽裕州等處截殺星夜奔往寶豐
透出舞陽遂平汝寧府城東南關外周家橋等處地方節
有漢土官軍迎敵斬獲賊級婦女馬騾器械土軍亦被殺
傷五十餘人又往固始頴州朱皐鎮地方劉營亦被漢土
諸軍四路追襲節次斬獲夥賊奪回婦女馬騾及渡河不
及淹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滚馬逃散者不計其數比有
劉全張表任表傅鐩李榮王潭董文舉馬經郭五董智劉
表趙鸞王囊包劉小轄兒各明知　恩例許令被虜軍民
丢器滚馬免罪優恤各不合畏懼鐩等刑殺仍跟在營援

使不敢解散鎮等因被殺敗追急將前造軍馬文冊盡失無存
徑由光山六安州等處盡從奔走及攻破舒城縣搶虜人馬復
回商城等縣俊令哨馬四散鄉村虜得見監襄陽府劉江張
繼出於徐寶處萬秋李守楊濟王賢呂流兒隨營聽馬騾挑
担物件二月二十日有賈兒兒與已死賊首李昇二劉領賊衆二千
餘人由界河山隘走入黃陂縣城地方燒劫比有湖廣王太監劉
都堂劉巡按該道郭僉事督調漢土官軍追至羅田沺河等處
擒獲三百餘并燒房焚死二百餘人比因天雨山水泛漲追趕渡
河不及漂溺者有一千騎一枝人馬傷死盡絕又有王本等將
賊三百餘人奔入湖廣地名出山杏四月十三日參議白僉

李源等督發漢工官軍將王本萬小七兒張實李文金李守還雷配王欽陳富張表劉倫張堡各擒獲及將僭號指揮古墓等一百餘人殺敗奔散有見監泌陽縣賊把僞陞伙千戶即潘增賊首趙喜程官各率把見賊徒三百餘名由信陽州西關一路燒刼至四月十七日前往桐柏縣被知縣李聚督率鄉兵機快將潘增等八名生擒及斬獲首級馬器餘賊於十八日又往泌陽縣亦被知縣劉機將趙喜等擒獲斬奪首級馬器鎗等仍往固始縣後到光州過商城光山等縣彼因各處官軍把截追殺緊急不曾殺人放火又到六安州攻城將破被彭都堂佐總兵督發官軍

趕到殺獲夥賊約有三四百名又到廬州府過定遠縣城西亦被官軍趕殺夥賊四千餘人復到六安州劉惠劉資等先領餘賊一萬餘人過河及鐵爺趙瑀趙鐈俱隨同仍往商城地方去訖比因天雨水漲渡河不得鐵未獲義男李文斌帶領精壯二百餘人意欲渡河潛散回家又遇管四張通帶領二千餘人合為一夥復到商城朱皋過穎州太和縣到於張村鋪又遇楊虎夥內未獲小賊首迪郎二千餘人亦與張通合夥至鳳陽地方同鎮領賊五千餘人寫帖投稟叢都堂要得率衆歸服未遂復到靈璧縣知縣陳伯安屏風上亦寫領衆歸降平定巢穴等言語又到南

宿州及桃山驛接遇官軍交戰被官軍追至徐州失記名館又往南行因有京邊鳳陽湖廣各處官軍四下分布住劄錢與各夥賊首率衆仍回商城固始分投竄入湖廣河南界亂山内四月十九日有河南僉事王坫領兵將趙璠趙鎬張仲威劉實勝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同捉獲四月二十四日有見監德安府小賊首張朝用等亦率餘黨三百餘騎流入隨州地名出山店被湖廣劉都堂督調官軍擒斬張朝用等男婦二十餘名口餘賊當時潰散有劉惠劉資招賊衆萬餘於四月二十六日前到應山縣劄營有僉事郭韶督同領左哨官軍於二郎畈廣水店斬獲見

監德安府賊把趙昇及賊徒首級一百餘名類追逐綽崖
落水死一千餘人奪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
七齊彥名龐文宣等復到香河寶坻玉田等處地方殺劫
人財又在武清縣八里庄與叅將王杲對敵將王杲殺死
又到東馬圈地名將冀都堂手下子弟兵殺死不計名數
劉六又搶虜已故楊能在官妻王氏劉七搶虜樂户劉大
良在官妻大趙氏李敬寫帕兒在官妻丁氏劉彥尚搶虜樂
户丘端在官妻郭氏齊彥名搶虜軍人劉愷在官妻劉三
姐各在營姦宿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劉六等到冠縣地方
又被陳太監陳都堂督調官軍殺死四五十人聞洪奔到

范縣地方被遼東官軍擒獲本日有彭都堂併總兵亦督
各路軍馬將鐩等趕上斬獲賊級約有二千餘名顆有撫
治劉都堂方總兵亦各督官軍趕至應山縣地名漢東井
子鋪黃關九女崖河北隨州地名蓬甑山兩尖山等處將
王隆楊齊丁賢張潮孫米斬傲高留兒陳朝用唐蠻秋蔣
寫徐章任美劉傑劉小住兒李奉徐增曹佐任紀劉爵曹
灝許平萬志高許文劉江劉小兒李勝曹知張仲王雲張
寫王文義王得王高文王俊宋奈趙要李鉞王璘毛顯劉
全孫政張山楊槐徐傑張海清趙林王潮陽自米周馬兒
鄢小肯兒李虎圭寫李奎張金李氏馬氏李天然耿氏各

陸續擒獲并斬首二百餘顆馬騾器械數多劉惠劉資等
屡遭殺敗俱四散由桐柏泌陽確山趕入南召魯山等縣
山谷內潜匿逃命去訖五月初三日有陳翰因見勢敗滚
馬赴仇總兵處投降本月初五日有鐩行至應山縣東化
山坡下見得兩省軍馬重大思要脱身無計逼令未獲僧
人真安將鐩鬚髪削剃藏伊度牒在身將那本道等分付
各散逃命是鐩止同真安拜先影僧元晄的名劉小韓兒
作伴意要前往江西投入彼處夥賊再圖大舉前南召縣
知縣李聚節奉彭都堂劉都堂仇總兵分守胡參政等案
驗及知府王宣牌面令縣嚴督官兵把截五月十九日地

方報有殘賊三十餘人前來當領聽鈌吏高寵及兵快人
等將劉資弁見監汝寧府夥賊家属張童張氏十九名口
盡行拿獲五月初十日有南陽衛指揮王謹亦奉督候南
召縣義官彭學等追至地名土地嶺與劉惠敵戰射中劉
惠左眼傷重劉惠分付衆賊戒爲人一塲在此壞了你可
將我身體燒化等語隨有數賊擡在山下李家地上草房
内發火焚燒間王謹喝衆將火救滅斬取劉惠首級生擒
夥賊三名内一名見監汝寧府張得招是劉惠義男說稱
傷死燒化是的本月不等日有湖廣劉都堂及周太監及
撫民張副使亦從安陸前來訪知有賊一夥到於隨州天

王隂寨交蠔蠏螺蝗等處地方燒刼督發漢中土官軍生擒邢本道王囊包王子文唐富郭王汪見董智馬經陳美王山韓義王潭胡有才鄭良王賢李玉曹用董文舉李鐩郭豹宋淮用郭清范益劉爲廷鸞李勝陳春劉表李榮李文舉及斬獲賊級馬螺器械千數及審得邢本道等供出鐩於前月日在應山山坡花樹下剃頭爲僧潛躲情由當即隨行武昌漢陽黃徳郧襄南錫等衛各督發官軍民快四散捉拿及有湖廣省城鎮巡三司亦各通行治屬嚴加把截搜訪又有彭都堂仇總兵趙御史亦各通行寨驗告示於南直隸河南湖廣各屬府州縣物色訪拿間有武昌

衛軍人趙成同伊弟趙宗於本月十七日前到德安方總兵處首逃行至黃陂縣地方九十三里坡撞遇經過見鎗狀貌異常思與省城行到察驗告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至小河溪巡檢司又遇各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比趙成趙宗又約郭僉事原差孝感縣快手徐必高黏蹤追躡緝見鎗同劉朝児到於武昌府江夏縣地名管家套武昌護衛軍人唐虎店吃飯趙成一面叫報地方一面將鎗擒縛開隨有武昌府署印同知吳實督委巡捕石知事差遣在快李海劉永明亦到相幫擒縛拿獲在身原帶有安度牒一張盤纏銀一十二兩六錢解官監實

監候問有楊寡婦路氏小趙氏俱在湖廣地方劉仲淮在官妻楊聰明宋紀在官妻劉六姪女大劉氏并何氏俱在河南地方各先後捉獲於本月內有龐文宣與同谷王賈能李隆王瓚于成張孫虎李孜郜隆郭漢宋王孫亞于可昇呂仁黑虎俱隨同劉六從湖廣地方團風鎮撫船沿江流劫本月二十三日路遇已故馬都御史劉六領李隆等上船劫虜有馬都御史怒罵劉六將伊先射一箭喝令李隆王瓚不合聽從下手將伊用刀砍傷落水身死本月二十九日劉六并伊男劉仲淮被湖廣土軍追急投水淹死劉七與龐文宣等駕船順流徑到南通州地方狼山停住

一十餘日乘風復到蕪湖地方將操江陳都堂官軍趕散下水淹死不計其數下到瓜州澆燬戰船搶奪軍器數多本年柒月內劉七與麗文宣等又到狼山停住本月二十八日被大風將船打碎賊俱上山被官軍趕上圍殺各不合與官軍對敵致被殺傷本月十九日劉廷寶又被大風打破船隻淹死麗文宣船隻漂至地名福山港被遼東官軍生擒有名宝因敗走藏在本處墻內至夜間走出跟隨劉彥高王子長劉折腰走至地名丁溪場劉彥高等叅名各因傷重行走不動自縊身死谷王又走至地名黃舖有賈能等成強孫王與劉七一同搶船要行逃走官軍砍射

緊急劉七落水身死齊彥名被官軍殺死割取首級將龐三姐趙氏丁氏郭氏後捉獲賈能孫玉浮水上岸又與于成李孜邵隆郭漢宋祿孫玉逃到海邊搶得魚船逃至山東膠州海口登岸到於安丘縣李隆與王瓚亦搶得魚船逃至地名丁溪場孫虎逃至南直隸通州各先後被獲蒙本州捞割劉七首級于可昇逃至通州呂仁黑虎亦搶得小船要往蘇州等處到於江陰縣地方各被獲劉彥深逃至穆陵關被年僉事捉獲宋愈走至北直隸滄州從河南逃回本家張富從河南逃至臨清州玄與張升劉小女兒連伊在官張幼女各前後捉獲張玄處決訖宋聰被湖廣

官軍捉獲趙將鐩等及龐文宣等并劉七齊彥名首級各
檻解到京奏奉 欽依會問多官打問前情明白及查得
監督提督等官 奏稱楊寡婦的係楊虎處占爲妻劉惠
自代領其衆收養本婦在營原無别枝人馬止是别夥賊
徒倡名爲亂是實除將劉七等首級遵奉 欽依梟掛曉
示外將鐩等取問罪犯一議得趙鐩等所犯趙鐩趙璠趙
鎬等二十三名俱合依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律皆斬
凌遲處死決不待時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
異姓及伯叔父兄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六十以上不論
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

妾給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楊寡婦比依謀反妻律大
劉氏小劉氏楊聰明俱依謀反妻律張幼女依謀反女律
給功臣之家為奴路氏小趙氏何氏丁氏郭氏大趙氏龎
三姐俱是被虜婦女各查發寧家照出劉六劉七齊彥名
楊虎劉惠并趙鐩等龎文宣等各律該緣坐家屬并各犯
家產及未獲賊犯宋虎等見監襄陽汝寧泌陽等府縣賊
犯陳翰等俱各行各鎮巡等官各挨獲問擬抄劄入官徑
自具奏施行參照反賊趙鐩等三十五名怙恃冥頑悖逆
天道深犯無將之戒共為不軌之謀趙鐩與已死劉六等
首倡亂階趙鐩龎文宣等助成釁禍大者僭稱王號小者

分授偽官糾合十餘萬之賊徒攻破百十處之城邑燒刦房財庫獄所過無遺殺虜官吏軍民不計其數極淫之腥穢窮磔剮之究殘震動京師阻絕糧運流毒遍於六省延蔓已踰二年罪惡貫盈神人憤怒今既擒獲宜加族誅內陳翰雖云滚馬而出官首降實因勢敗而希圖苟免況偽檄多出其手論情罪亦在於無原及照楊寡婦雖不領賊衆而充惡未行但久處賊營而名稱已著止坐爲奴之律尚有未盡之辜所據趙鐩等押赴市曹會官處決仍將各犯并劉七齊彥名首級竿之藁街及將問過招罪處決圖形榜示天下庶有以彰 國法於今日垂大戒於將來

其大劉氏小劉氏楊聰明幼女應合奏　請給付路氏等
七口俱係虜掠人數合行釋放寧家未敢擅便開坐謹題
請　旨

遵奉　勑諭起解叛逆賊寇疏　劉璟

會同問得犯人何錦招年四十歲原籍直隸廬州府六安
州人先任陝西寧夏右屯衛後所百戶招軍陞副千戶遇
例納銀授都指揮僉事正德元年有先未發寧夏衛儒學
生員孫景文黜退生員孟彬史連不時常往今革爵安化
王寘鐇府行走情熟一日酒後寘鐇向孫景文說曾有人
相我有帝王像貌又有寄住未到師婆王九兒不合假降

鸚鵡神每神降時就呼寘鐇是老天子以此寘鐇動心因無兵權一向延捱不得起手正德三年七月內有例納銀陞職錦與先未殺都指揮周昂央浼孫景文作保錦借寘鐇銀二百七十兩周昂借銀二百兩俱納級陞都指揮以後往來稠密正德四年八月內寘鐇使令未到校尉史成不合依聽邀請錦與周昂孫景文孟彬史連及先前在府唱詞令故無目人張會通到府吃酒間寘鐇說稱如今傳聞 朝廷之上專是劉瑾用事把這些元老大臣都屏退了兩京言路等官一網打盡內外多是劉瑾黨惡裏邊結張綵劉璣外邊結曹雄等又不時差出內行校尉紀畯金

榮等到處訪察要錢害人劉瑾恐怕人來進本挖寫打一
百全家發遣充軍榜文杜絕人言又聞劉瑾說他姪兒子
大貴要取天下倘他得了我每富貴都沒有了誹稱人說
我有天分你們若等扶我為主以討劉瑾為名必成大事
等語何錦不合與周昂等各聽允當就對天發誓不許泄
漏事情各散彼有先存今故教授高元吉不能覺察正德
五年正月初六日遊擊將軍仇鉞因有聲息領兵往玉泉
營按伏本年二月內劉瑾挖寫　旨意差先發周少卿前
來寧夏丈量地土又有太監李增與安都堂在彼各官畏
懼劉瑾聲勢將寧夏官夾打妻子都被凌辱要得起錢饋

送劉瑾周少鄉每地五十畝量作一頃又每一分要銀二
錢輳送劉瑾人情不堪三月二十三日有分守關西道候
参議亦到寧夏催粮本月二十六日寘鐇不合向錦等講
説你們拖欠錢粮馬價數多追徵緊急人心慌亂正好乘
此機會将前者所謀大事舉行人無不從但恐人少不能
成事錦等各不合聽記因思先未殺指揮丁廣千戸楊泰
陳宗胡濟王輔百戸魏鎮陳賢朱霞姚鐸雷英李榮李森
劉鉞何鋭胡璽等多係掌印管屯管隊官員常受比較忿
恨易於糾合錦不合謀令孫景文置酒将各官與孟彬及
先未殺教讀殷哲請到孫景文家内會飲間孫景文説你

衆人錢粮馬價無從辦納不時比較何日是了今安化王
若有天下分要舉大事若肯取巧將三堂殺了扶立安化
王爲主必定成事我們同享富貴却不強如比較吃打丁
廣等意正忿恨各稱情願等語孫景文隨即開具姓名當
天燃香發誓又喫血酒就計說着安化王殿下置酒請三
堂到府衆人齊來將他們殺死奪了兵權傳檄起兵有何
不可許舉衆人言好各散次日孫景文向寘鐇備說前謀
事情回報甚喜本日寘鐇思起平虜城先年斑回今已殺
千戶徐欽常在府内藏匿必肯從謀又令先未殺儀賓夏
琳親去平虜城與徐欽約謀轉悉凡未殺百戶朱洗舍人

將恭程保胡英賈浩朱成王卿孫浩張閏楊舉徐愷軍人
陸原係拜見在張欽等到家說稱安化王要督寧夏人做
主起兵差人來我們此事有益不可推却張欽不合與朱
洗等依聽約定下月初伍日早到城當令寘鐇回話三月
二十九日姜總兵分付周昂挑選精銳夜不收五六十名
遇警前哨殺賊周昂思得前項謀事人少正合機會於四
月初二日選得在官夜不收申居敬等共六十名著令常
在身邊備用本日辰時分寘鐇差令在官同謀百戶李蕃
不合同謀前去邀請三堂并周少卿假說與新來李太監
接風約至本月初五日會飲本日午時副總兵楊英因有

聲息領兵往楊顯住按伏丁廣請後獲在官指揮馮經到家飲酒彼有錦等三十餘人同飲馮經問這酒因何請飲錦同說你到初五日跟我去便知等語各散初五日早周昂聚集中所敬等到家將大門關閉向中所敬等說如今追併你們欠的馬錢至急今日又該比較人說安化王有福你衆人肯跟我扶助他爲主得了天下你我衆人都作大官各不合忻喜應承當即取出線香一把令衆人當天拈香說誓又各與酒三鍾飲訖就令在家伺候隨差藍真前來與錦說知錦就令未到周金保不合依聽前去請丁廣孫景文胡璽分投相約楊泰等俱至周昂家內取齊各

各又計說令在官指揮張欽係管夜不收把總官若不用
他恐有後害就令魏鎮前去聽請張欽亦到周昴家內備
說前情張欽不合依從實鐇復差李蕃前來周昴家內言
說止請得姜總兵李太監劉監鎗到府其餘不來是鐇不
合同周昴丁廣等佯言要出兵截殺各帶家人伴當抍申
居等各不合按執軍器將各巷口把住實鐇令令在官儀
賓韓廷璋不合與先未殺儀賓高嵩夏琳拜千戶王環家
人王保及孟彬殷哲與先故高總男高士俊各藏兵器先
在殿後埋伏又令令在官內使姚王施英田成韓宣王堂
各不合知情仍隨侍從有令在官儀賓謝廷槐來府何

候方總知覺事已窘迫只得在傍答應使喚後亦不合失
於舉首寘錫先與各官把酒序坐間錫等率領前項夜不
收人等到於安化府前一齊撞入殿内錦與高嵩等各執
鎗刀裏外相合丁廣并弟丁三哥子魏鎮將江總兵砍訖
二刀不死錦又照伊頭臉再砍二刀方死高聰并病故高
仕俊同高嵩王保將本太監殺死高嵩高聰又與楊泰姚
鐸將鄧監鎗殺死錦又不合同周昂丁廣當率官軍前去
都察院又與姚鐸陳興胡璽將安都御史當堂殺死正遇
都指揮楊忠在院裏事亦被周昂丁二哥子殺死丁廣又
後獲今在官指揮馮經去殺周少卿馮經正恨伊比較要

增屯地當就取刀同到妝察司馮經不合用刀將劉少卿
砍訖二刀身死有後獲在官夜不收閻添孫潘六十鄧浩
成各不合乘機將書吏啓成岳寧二人乱刀砍死中官激
等不合與雷英姚鐸到鼓樓街遇都指揮李康亦殺死
飆鎮已捕又到公議府尋殺侯参議正遇大使張欽在内
稟事并與書吏董良一同殺死書吏杜綜劉尚禮殺傷侯
参議知覺脫走錦又不合當時差人將各監重囚四十名
盡數脫放又將各衙門文卷盡數燒燬又將開作曲都御
史并妻小砍傷訖將各官原領 制勑符驗印信関防旗
牌家財人口盡行搶去有擧夜不收因性已獲指揮李杲

平素刻削聲言要殺本官知覺躲在安化府内衆人將伊
家財搶訖李杲告鳴寘鐇却將寧夏衛官庫原收賞軍冬
衣官布一千五百疋給與李杲倍償家財伊就不合收受
入已鐇又令李森將黄河官私大小船隻魚船共一十七
隻撃去横城西岸灣泊委先來殺死沉寘百戶姜永將守
本日指揮尹清都指揮劉端慮恐禍及急走出城前去楊
顯堡報與楊副總兵知會初六日俟衆議被鎮撫楊綱等
獲拏送寘鐇處本官不肯從順綁送寧夏左衛監禁言說
晋着祭旗又有管糧通判張江亦被拏去府内強逼張江
不合屈從使用本司印信不合與周昂等率衆扶立寘鐇爲

主朝暮朝拜聽其命令寘鐇令孫景文寫告示張掛以收
人心又寫令旨二道錦箋寫書二封差未到鎮撫陳淮百
戶阮宣各不合聽齎前去調取楊副總兵仇游擊前來聽
用各官收訖令旨書信心實不從當日楊副總兵分付官
軍要往王宏堡彼有都指揮胡顒與各軍士陸續潰散走
回寧夏城內及將旗牌賫執亂祖打身死楊副總兵無奈
只得與戶清往廣武營轉渡靈州去訖本日仇游擊領兵
回城寘鐇令伊卸去衣甲什物等件方得入城將原領遊
兵人馬分散各隊本日寘鐇又出令旨帖子與已死姜永
令在男百戶姜忠不合依從前去管理河西道遙遙所撫

管三十六堡又爲令旨五張調取中衞廣武與武花馬池
靈州等處兵馬地圖及調官軍前來領賞本日未時分儀
賓夏琳原約平虜城官舍徐欽等一十一名方纔到城内
有張欽一名不到寘鐇嗔怪來遲苦告路遠方饒初六日
寘鐇要動支寧夏倉官銀賞軍當有張江言說留在後用
不曾支去都將寧夏等五衞賞剩冬衣布花銀兩查出聽
賞又差高嵩去　慶府并各郡王將軍等處逼要金共五
百二十六兩一錢六分銀八千四百八十四兩九錢各色
紵絲四百四十一疋各色紗一十一疋各色大絹一十五
疋青白三梭并藍白布共一千九百四十五疋各色紵絲

一顏衣服八件金合包一箇到府聽賞官軍初七日守備靈
州都指揮史鏞聞知前情差夜不收李得等分投馳報鎮
守陝西營總兵官并各路將官知會本日寫番令後獲在
官銅匠楊找鑄銀關防一顆刊字匠王得洪篆討賊大將
軍關防字樣在上各不合依聽鑄篆付與先未死銀匠主
時雍刷鑿篆文又偽造黃令旗二十面又令孫景文撰成
告諭榜文內開有劉瑾不法事情又令後獲在官寫字人
官域不合依聽謄寫就與王得洪不合聽從刊板印刷四
五百張散與各處行人傳示服衆地方驚動人心彼有百
戶鏜翊陳傚為因強剝受總兵家眷衣服夜不收羅漢為

因搶奪財物俱被宸濠得知拿來梟首初八日早宸濠將
前項曾要　慶王等府金銀段疋等物賞犒官軍人等每
官一員賞段一疋每征操軍夜不收一名連金布等項折
算賞銀二兩守城軍每人賞銀一兩本月十二日宸濠封
錦爲討賊大將軍就掛前項僞造關防封周昂爲左副將
軍丁廣爲右副將軍張欽爲先鋒將軍魏儀陳賢楊泰胡
璽陳宗王輔胡濟各爲都護朱霞朱洸姚鐸雷英李榮李
森王環劉鉞何說姜永各爲總管封李蕃爲儀副就領命
詞二十二張見在二張其餘不存前項僞官又每人加賞
銀有二三十兩者錦因夜不收羅漢被殺監真自縊尤全

鄧全載平陸續病故又選今在官王得成千伏佑左千項
禰左全親男王得成千伏佑俱不係原誅人數本月十三
日曹總督發都指揮黃征帶領遊兵官軍二千四百餘員
名前到靈州駐劄及節行楊副總兵調集靈州官軍設法
邀取船隻巡把黃河隘口本日巡按周御史在延綏開知
前情會同榆林三堂議調副總兵侯勛游擊將軍時源等
五千餘員名前來策應十四日早有楊副總兵黃征史鏞
并都指揮韓斌等帶領遊兵併靈州土漢官軍共三千餘
員名到河東開地順河壹帶劄隊又選官軍中會水手者
共得鎮撫温良等二百餘員名渡河將看船官軍射砍傷

取原所一十七使及軍器等件掣過霸州東北木八十五日宣鋪猶恐前項五十八名夜不收不肯用心又將官銀三百餘兩令周昂給賞夜不收尤千等拜不點行廣伴當一十四名共七十二名俱令跟隨魏鎮張欽等齎銀二扛先去廣武營給賞以收人心本月十七日晚行廣武營協同都指揮僉事孫隆蒙兩總兵官帶差人將大小二墻積聚捲掃柴草盡行燒燬有魏鎮張欽等到於廣武營城門宣言散賞緣由勒要開門孫隆不納只從城上言禍福利害隨令官軍齊用弓箭神鎗射打魏鎮張欽等帶領人馬復回大墻本月十八日楊副總兵史鏞備說照依總

兵原行寫書一封令仇遊擊家人仇書黃等齎賫渡河潛到寧夏城遁與仇遊擊約令裏應外合共舉大事本日姜永令在官軍人王恭劉雄藏文各不合依聽前去花馬池等處探聽延綏軍馬消息被把門官盤獲送問答將番明解送楊總兵交收本月十九日有寘鐇何錦等說稱訪得各路人馬已在中衛廣武靈州等處沿河收截大小二壩柴草俱各燒燬船又奪去誠恐官開壩口水來難堵又恐度以人馬過來你們如何處置錦等計議未定二十日皆總兵領軍親到靈州本日有錦等差去巡河軍人報說瞭見黃河南岸人馬灰塵約長三里往西行走寘鐇愈加驚

惜當案錦同丁廣張欽楊泰胡濟魏鎮胡璽李棠陳賢劉
鉞何詮姜求等統領馬步官軍都揮鄭鄉等三千員名錦
等分領一千五百員名前去大小二壩防守又分與劉鉞
姜求等人馬五百前去渡河去處把截只留周昂在城防
守本月二十一日周昂差徐欽去平虜城調馬一百名來
寧夏聽用有徐欽後獲在官弟徐文孝亦不合同在數内
本月二十三日早有寘鐇出城祭祀社稷旗纛等神使人
喚仇遊擊陪祭仇鉞設計推病不出周昂自來看望仇鉞
就乘機密令伴當陶斌將周昂抱住仇遊擊同家人來得
用鉄骨朶打死周昂割下首級即開門吹號頭招呼原約

遊兵親信官軍楊眞等一百餘人前到寘鐇府内将朱霞王環姚鐸李榮孫景文史連孟彬高嵩夏琳朱洗陳宗俱就殺死又将李蕃張會通升儀賓謝廷槐韓廷璋擒獲及将寘鐇并宮眷拘係在官侯㕘議疎放就令軍人荀子先馳報曹總兵等又差夜不收古興兒馬保前去大壩何錦等領兵回城截殺是錦等聽言即發起兵行有古興兒瞎說前情與鄭卿知會鄭卿隨即布置所剖官軍張帖木鮑本魏文輕勢将胡濟胡璽魏鎮陳賢李森殺哲胡英又到河口将巡河劉鉞姜永何銳等俱各殺死斬首錦與丁廣張欽王輔楊泰脫走錦原掛討賊大将軍關防倉卒遺失

本日徐欽帶領原調人馬一百名前來寧夏見得城門關閉知得周昂等被殺隨即帶領人馬復回行至中途楊福堡佛遊擊差人連夜到平虜城着落王指揮差人復到楊福堡只將百户朱洗殺死其餘軍馬各回本城徐欽徐文孝各騎馬匹逃在地名沙窩兒後因無計要出境外投順達賊有官周升長陳敬祖俱係徐欽伴當彼時止知跟馬不知別情比因徐欽逃走拿解寧夏收監二十四日錦與丁廣楊泰王輔走到賀蘭山外地名哈剌木墩被遊兵百户馬總土達馬旺金寬夜不收陸華等將錦與丁廣捉鎖前來楊泰王輔俱被衆軍亂箭射死張欽逃走徐欽徐文

孝行至地名苦溝兒忽遇達賊二騎追趕前來孫文孝藥
馬被躲孫欽被達賊殺死本日把總兵領軍過河本月二
十五日百戶姜忠被百戶李英伊舅姜恐被指揮張德各
捉獲曹總兵領軍過河鄭鄉等送赴曹總兵處審實發監
日晚張欽飢餓難行復回大壩河口空廟內藏躲後又潛
到陳後堡被本堡軍人劉鋭捉獲問分守馮參將帶領官
軍亦到彼處捕獲張欽劉鋭就將張欽送與馮參將轉送
曹總兵處發仰寧夏前衛監候隨於安化府獲姜總兵
原領　符驗一道征西將軍銀印一顆安都御史原領
勑諭符驗各一道關防一顆交與新任鎮巡官收掌又尋

實錄偽造見在黄令旗一十六杆紅令旗六杆令牌一十面命詞二張陰陽等兵書一十七本曾總兵先已奏繳實錄鍍金銀印毀壞鍍金冊八塊儀仗冠服衣甲并綿等財產見在昔收檢在官實錄其餘家財等項俱被變官軍人等乘亂搬搶無存五月十九日等日蒙 欽差總督軍務張太監並管領神鎗太監陸閣帶領旗牌官楊義山王瓛等三次前來續又親統官軍人等 於各下陸續將逆恩張欽令董封輔國將軍雛林夜不收申敬等五十八名俱各生擒程保賈浩王卿楊舉蔣泰張問徐愷朱成孫浩陸原保十名俱斬首實錄眷屬老哥兒等及各犯家屬賈

洪等一百七十名口拘獲在官本月二十八等日首惡丁廣同謀高士俊并家屬賈九兒等二十四名口各陸續在監患病身故相埋明白蒙總督張太監按臨會同總制楊都御史紥行陝西曹總兵寧夏鎮守張太監巡撫馬都御史楊總兵巡按同御史轉委黃副使許參議陳都指揮吊取錦等再三研審彼時錦因懼怕劉瑾毒害又不合隱下前項傳寫劉瑾專權用事及各官科要銀兩饋送劉瑾等情不曾供出致蒙准信及審得儀賓謝廷槐因是安化王孫壻逼脅在彼服侍委的初犯不知反情軍人周昇長陳敬祖因是逃走徐欽伴當捉來委的不曾同謀釋放外將

錦等也作附馮經等七名亦蒙總督張太監差夜不收趙
汝舟訪知陸續擒獲番擄徐文孝執稱兄徐欽委被達賊
殺死就令古引前去蘆溝兒尋見徐欽身屍朽爛取其頭
骨并毡衫布帳馬尾帽一同送官研審是實將程保并馮
經等各家屬共一百八十六名口就彼監候李昇行仰鎮
官問罪徑自奏　請外將錦等并馮經等押解來京數內
張會通等二十二名口陸續病故又該總制撫都御史將
各犯家屬年甲并同居知情等項緣由備咨前來將錦等
奏蒙會官鞫問前情明白取問罪犯張欽等七十七名并
家屬孟繼祖一百六十五名口各招同照出病故犯人張

會過等二十二名口各遵奉　欽依張會通張禮係正犯行令所在官司梟將首級解去窵要地方梟掛周定係家屬斬首示衆朱哇子袁妙玉孟六兒王三哥范氏胡氏張漢趙氏何英何奈李剛馬求安卞桂花李所兒丁伴哥楊汝義奴陳保女兒何瘦兒俱係官春家屬并教授尚元吉行令各該地方領埋其鐇印刷冠服儀仗金銀器皿等件及偽造封官命詞令旗誓牌告示印板并各犯沒官家產來文備開造冊繳照何錦招出劉瑾外結曹雄內結張綵劉機各先奉有　欽依曹雄拿解來京張綵都察院并問劉機發落訖紀廠金榮并未到王九思史成周金保胡

題疏准阮宜楊綱張江俱另行會議得何錦張欽等七十名所犯俱各依謀反俱依謀者不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孟繼宗等五十名俱依謀反父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律各斬俱決不待時內周廣招年八十取自　上裁高三兒等一百五十三名口俱年五十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律各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王太劉雄藏文俱依奸細探聽事情者律楊茂比依僞造諸衙門印信律各斬王得洪官域俱比依詐爲將軍總兵官文書者律皆絞與王太等俱秋後處決謝廷槐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准徒四年係僉員照例送工部運灰完日還
職與供明保安君多人簡招兒衆人議成各隨住臣等又
議得今董爵寶鎔以 王室至親爲 國家藩屏正宜恪
守臣職而保障一方顧乃悖逆天常而謀爲不軌戕害重
臣屠戮軍士招誘諸路軍馬索取各鎮地圖搖動人心覬
覦 神器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但臣等欽該伏覩 皇明
祖訓內一欵凡親王有過重者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
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
非果有實迹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
間五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爲庶

人輕則治以來朝面諭以禍福使之自覩飭此欽遵臣等難以定擬伏望 聖朝體 乾獨斷割恩正法將實鐇重加懲治及將伊子台繙等一百四名口俱各賞為匠役務枉使其知所警惧不敢輕易犯法又查得先該 欽差總督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永參稱莽爵安化王寘鐇係 宗室懿親犯人何錦張欽等皆 朝廷臣子世受 國恩罔思報稱乃敢潛謀交結肆行反逆迫脅官軍占據城池殺害鎮巡重臣索要軍馬地圖鑄造關防偽封官爵傳檄邊境搖撼人心意欲結構醜虜併謀侵犯中原實地方非常之變罪惡不容之賊也幸賴我 祖宗厚德深仁 皇上

神謀妙算邊將宣力諸軍用命元惡授首戎擒祖訓照然
憲章具在臣等固無別議伏覩節該欽奉勑諭除首惡
何錦等三人不宥外脅從之徒果係迫脅為亂者悉與釋
放毋得濫及無辜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配
合天地雖窮兇極惡之人尚 垂矜貸臣等敢不祗承
德意緣構亂之時寧夏本城官軍士庶人等仰面事讐相
率朝賀接受賞賜聽從使令綱常為之蕩然名教為之掃
地言之痛心恨之切骨但干礙人衆遵奉 明詔分釋脅
從悉皆放免關過賞賜亦不追究其後獲犯人夜不收中
居敬等一聞周昂逆謀即有樂從之意殺人刼財乘機為

亂當氣焰方張之時實此輩黨惡所致若欲比諸脅從之
流則情重法輕非禁姦止亂之道但舉事之日方纔預謀
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似有不同數內古與
兒初雖兇黨後乃聽受伍鉞使令傳說鄭卿擬賊若有去
逆效順之意尤千係尤全親男王得成于伏祐係事役選
補俱非原謀人數比之中居欲等又似不同半虜城官舍
孫欽程保等一十一名聽信夏林之詞相從謀逆之舉路
自外來情非迫脅但伊事後方纔入城不曾相助殺掠正
犯程保等十名俱已誅斷其家屬丁口與申君敬等家屬
俱各拿獲發仰等安靈州等處監候奏 請定奪及照安

化王儀賓謝廷槻雖不知情係寔藩孫婿難以獨留故土教授高元吉職任輔導顛而不扶馬用被相通合解京發落再照事內納米都指揮僉事胡顯領軍在外不顧主將倡率士卒潰散同城寧夏左屯衛所鎮撫陳淮百戶阮宣聽賊旨偽召調將官寧夏前衛鎮撫楊綱奉承賊意尋捉分守官員擬以春秋誅心之法雖照常人脅從之例管粮通判張江本以章縫之流乃聽逆賊之用情雖出於脅從義則難容仕籍臣等所見如此伏望 聖朝大奮乾斷乞勑廷臣會同三法司詳議除何錦等正犯外合無將申居敬等明正典刑梟首於寧夏地方示衆其家屬丁口與程

保等家屬俱免解京就彼押發南方烟瘴地面充軍隨住庶使情法兩盡可以警戒將來古興兒等四名應否俯從輕典并見解儀賓謝廷槐教授高元吉在任都指揮胡顒所鎮撫陳淮百戶阮宣衛鎮撫楊綱通判張江等通併原情議法奏　請明示黨論庶幾少存無將之戒用防不道之萌臣等又竊思　皇上御極以來何負於　宗藩何負於武臣而寘鐇何錦等忍爲此事以釁宵旰之憂若一槩從寬不究誠恐釀成姑息之風重貽將來之害唐末從事可爲明鑒況好生者　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義有不共戴天法固難於寬縱此外果有原誅又赦人重犯律

後事發明白具奏施行及照各犯脫放兇監重囚四十四
名燒毀各衙門文卷中間恐有別弊亦合挨究處治續又
參稱後獲賊犯馮經等先在飲酒之時雖不知情及至臨
期明知丁虞等謀爲叛逆殺害鎮巡重臣却乃依從指揮
使挾讐同閻添孫潘成將公差少卿周東并書吏屠成岳
等殺死正係兇惡黨類法難輕恕楊茂僞鑄關防王得洪
僞篆討賊大將軍字樣與丁謀反比之僞造印信情罪尤
重官域比依聽謄寫告諭文書刊榜傳播惑人心情雖有
從其事亦聽指揮參果雖不與馮經同謀但因夜不收搶
伊家財聽從實鐇指以陪償爲由將官布一千五百疋盜

取入已於法有遺除將李東仰行鎮巡官取問應得罪名徑自奏 請發落其馮經等家屬與前解犯人申居敬等事體相同應否俯從輕典等因具題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兵部為照宣鐇係 宗室與何錦等事干叛逆例該法司參究會問上 請定奪及照馮經等與何錦等事體相同合咨前去徑自查照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刑部又查得 欽差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路軍務都察院右御史楊一清亦將起解何錦等緣由題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刑部看得前項起解反逆人犯到京在逃合行處置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寘鐇并家屬送諸王舘暫且隔別收住
着奉御蘆景帶領長隨二名提督官校人等晝夜用心防
守毋致疎虞日用飲食着光祿寺照例送用何錦等送錦
衣衛牢固監着其餘家屬送法司牢固隔別監候着三法
司照例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多官鞫問明白來說諸衙
門知道欽此欽遵續該刑部等衙門看得寘鐇何錦等反
逆事情重大未經定擬會問處所合無行移錦衣衛差撥
官校將何錦等緊關人犯押赴諸王舘與寘鐇一併鞫問
惟復將何錦等在於　午門前會問寘鐇另行糾劾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何錦等緊關人犯押赴諸王舘與寘鐇

一併會問來說欽此又該刑部等衙門將會問日期具題奉

聖旨是便會同鞫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依法鞫問前來無異坐擬各犯應得罪名并議處寘鐇及宮眷發落緣明白別無餘情臣等參照犯人何錦交通王府首倡逆謀貪饕富貴扶立偽主張欽等一十一名協謀黨惡構成亂階中居敬等五十九名聞謀樂從助張氣燄以致守臣被其殺害居人遭其屠戮各犯罪大惡極律雖處以極刑合仍照例梟首示衆圖形榜示天下以為不臣之戒孟繼祖等三十九名俱何錦等親屬同居之人俱律該連坐高三兒王氏等一百二十三名口俱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

姊妹人等律該給配其王太等三名順從逆賊指麾爪探
諸路消息楊茂等三名各聽從鐵冢偽印寫刻偽主榜文
問以斬罪法不為過謝廷槐初雖出於不知情後亦失於
舉首問擬徒罪情亦相應但查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
各原題本內俱稱數內申居敬等五十五名舉事之日方
纔預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似有不同及
稱馮經尤在飲酒之時初不知情似與申居敬等情亦相
類古興兒初雖宂黨後乃聽受仇鉞使令似有去逆效順
之意尤千係尤全親男王得成于伏祐係事後選補俱非
原謀人數比之申居敬等又似不同謝廷槐雖不知情緣

係實錙孫婿雖以獨留故土續查都御史楊一清咨稱王
完王付俱係孫景文徐欽施英顧種田之人似難與知情
家屬例論聽據申居敬等及古興兒尤千王完等并謝廷
桃等合無照依前擬發落惟復別為區處再照見監寧夏
等處申居敬等與程保等馮經等各屬共壹百柒拾玖名
口父子父子兄弟并同居之人年一十六歲以上依律俱
該處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人等依律俱該為奴但申
居敬等情既異於原謀各該家屬罪亦當從末減合無仍
照總督等官所奏就彼押發南方煙瘴地面充軍家小隨
住數內程保等家屬李氏等不見開有兒男合無行令彼

處查明給配有功無妻官軍惟候別為定奪內古興兒等四名情既與申居敬等不同其家屬陳氏等一十二名口理難發遣合令隨住楊茂等三名家屬尤氏等七名口律不違坐合當釋放未到都指揮胡顒臨陣先退不顧主將所鎮撫陳准百戶阮宣聽賊偽旨召調將官鎮撫楊綱等奉承逆賊意向昂捉分守官員律有名條法難輕貸所據胡顒未到王九兒等俱合行巡按御史胡顒等提解來京送法司依律問擬奏　請定奪王九兒等務要挨拿得獲從重問擬具由回奏管糧通判張江不能堅守臣節忍聽逆賊使令宜從貶斥用戒將來均乞　聖明裁處臣等又

忍得華爵寘鐇以藩王而叛　朝廷以臣子而悖　君父
敗壞綱常無復倫理正宜因法以著教懲一而戒百合無
俯候　命下之日仍將寘鐇罪惡曉諭諸王府以為萬世
不守藩輔之鑑庶幾人心知所警懼而宗社可保無虞矣

誅大逆以彰　天討疏

一名劉瑾年六十歲係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原任司禮
監今降奉御自幼淨身成化年間選入　皇城乾清宮答
應歷陞內官監太監正德元年十月內蒙改司禮監掌
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瑾要得任意欺罔專權納賄應
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不合朦蔽　朝廷將各衙門大小

官員尋事陷害以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來
決打枷號充軍以塞言路又不合招引無籍親識已發落
姪婿孫聰見監千戶張文冕等不合互相交結夤緣作弊
以通賄賂又選委乖覺官校一百餘員名聽瑾提督管事
害人不時差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民賢否過失所過
地方重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懼莫敢言瑾過惡正德三年
六月內　欽蒙令瑾本監掌印管事瑾因權勢重大益無
忌憚內外百僚一應奏章不與各官計較亦不與內閣相
干往往袖回私宅專與孫聰張文冕各不合擬寫　旨意
變更舊章是非混淆又不合串同該部將見監鄉里親識

張綵楊玉孫木到曹雄毛倫等布列中外以為腹心爪牙又不合時常分付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微薄明日黜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又即起用舊例銓補兩京堂上并方面官俱推兩員簡用其餘知府以下止擬一人陞除瑾要任意去取不分內外五品以上俱要兩員點選又用接授銀兩不由該部推選或徑傳奉或於別本帶批濫加陞用以此選法沮壞人多不平又各處鎮守太監總兵巡撫副參游擊等官但由門下出身者不拘貪汙老疾一槩存留此外雖有知勇廉幹亦就罷黜又如翰林院官遷除已有

定例瑾不合巧立撫充政務名色將原任官員改調別用
却將太學士焦芳劉宇令革職男焦黃中劉仁傳奉充補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係是舊例瑾要挾取各官賄賂
故令吏部不時考察又將各處舊設巡撫兵備等官不思
地方為重盡行裁革却任情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騷
擾天下軍民府庫銀兩起解一空但凡　朝覲公差鎮巡
等官俱要饋送少不滿意即令校尉搜訪小過羅織重罪
設科取士俱有定額瑾不合私厚鄉里擅將陝西等處鄉
試增添名數又將會試南北中三卷止分作南北二卷都
督神英本無開疆闢土大功瑾因受伊厚賂擅加涇陽伯

爵給與　誥券先任都督僉事今降級曹雄因伊男曹謚是瑾姪婿不合朦朧擢用鎮守陝西地方仍因已故總制都御史才寛領兵殺賊失機故被虜寇殺死才寛彼曹雄不顧主將臨陣退縮不行救援當被巡按御史奏瑾不合挾私回護又將御史切責超陞曹雄為左都督又不合擅改　舊制添設征西將軍印一顆欲將曹雄加陞伯爵曹謚原係納粟監生不合希求進用瑾亦不合恍作以文謊武名色擅與千戶職事平江伯陳熊被瑾聽信讒言反恨伊不通賄賂差人拿來誣以贓私法司問監守自盜雜犯合充戍緣係應議大臣上　請被瑾將伊　先朝給有免

死
詔券盡行追奪黜削伯爵籍沒家產全家押發浙南
衛分充軍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　先朝革去護
衛瑾因接受本府金銀數多擅自准令復設又將玉帶二
條送與　寧府及差來承奉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
奪民利激變地方瑾因修理庄田又不合掘空　天地壇
後土堆侵占猫竹廠等處官地五十餘頃折毀官民房屋
三千九百餘間發掘民間墳墓二千五百餘塚蓋造房屋
千萬餘間與人賃住開設店房宿歇淫婦圖利肥已法司
問刑自有條例要得嚴刑峻法插服人心不合擅為更改
不分輕重罪因并強竊盜賊私鹽逃軍隣佑人等一槩妄

行枷號決打永遠充軍致死人命數多原問原審官員稍不順從輒便罰打降級又凡文武官員不分公私大小罪名罰米動至千餘石各逆浥爛粮草不係侵盜人員槩加倍追多至人亡家破已故尚書秦紘通政强珍幷都御史錢鉞致仕侍郎黃景都御史王嵩各原無反逆重情是璉不合懷挾私忿俱各籍沒財產家屬發遣充軍又凡職官封贈犯該贓罪律方追奪璉不合違例將弘治元年以後不分充軍為民冠帶閑住等項一槩行令追奪致使 朝廷恩典盡廢各處灾異例該有司具實奏 聞璉要朦蔽一槩阻絕但遇欽天監奏有天象變異輒加罪打前年湖

廣地方災傷瑾不合假以賑濟爲名奏差鄉里令爲民韓
福前去科歛剝削銀兩饋送鉅萬入己以致地方民窮盜
起至今擾亂不息近年以來瑾又不合招引四方術士余
明余倫余子仁等各亦不合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算
命妄稱瑾未到姪劉二漢後有大貴又見財貨充盈威勢
張大及聞前井軍民號稱瑾爲站的皇帝等語因而不合
輙起異心要得謀爲不軌容令心腹未到兵杖局太監孫
和等不合依聽置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付私假寶一
顆又不合令兩廣太監蘇昭潘午各不合依聽置造弓弩
五百餘張匿藏私宅瑾待時起手又不合將小刀二把暗

藏扇內出入禁闥要得爽便使用又不合將袞無籍兇惡假作伴當隱藏家中聽用況各處屯田原有定額瑾不合擅差韓福并今已死大理寺少卿周東等前往遼東等處等處丈量起科以致人心不堪地方激變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打職官幾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見在反賊何錦謀同革寘鐇等將瑾激變罪惡刊印告示榜文各處張掛動搖人心謀立寘鐇為主殺死鎮守等官安惟學等又出令旨招集諸路人馬號召討賊致被該地方官備將前情并原刊告示榜文一併封奏瑾見榜內有瑾姓名不合容匿不行奏 聞正德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朝廷得知寧夏反叛領 詔天下慰安人心 欽差提督
軍務太監張永領兵征討將何錦捕獲隨聞知寧夏平復
就不合捏寫 旨意誇稱已功本身既加添謀叛字樣將令
故兄劉景祥超陞都督又思前日領行 詔書外出已意
不合將原 有充軍罰米官員停徵粮草等件俱各發
追徵又訪得見監指揮徐鯤抄有瑾錄令旨縱人傳說瑾
要得箝制人口將伊故入斬罪全家定發廣西南丹衛永
遠充軍家產沒官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
備將瑾前項不法事情開條具奏蒙拿送錦衣衛鎮撫司
監候隨於本家搜出前項假置違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

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科道等官俻將瑾各項贓
情條陳奏奉　欽依將錦等拿在　午門前三法司錦衣
衛會同多官逐一追問前情委各是實除已發法擬坐
張文冕等該衙門從重問結未到劉二漢幷親屬同居人
等及別有干礙人犯另行各衙門拿獲緝訪至日另問發
請定奪外將瑾等取問罪犯　一議得劉瑾所犯除詐傳
詔旨變亂成法紊亂朝政專權選官假與人員互相交結
黨緣作弊持刀刃入　宮殿門發掘故塚各斬絞等罪不
坐外合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決不待時財產入官照出
劉二漢及親屬同居人等幷孫聰曹雄毛倫曹謐韓福俞

日明余倫余子仁孫和潘午蔡照等俱另行劉瑾所壞事情逐查明白徑自奏　請改正叅照犯人劉瑾本以險邪謬膺重託盜竊政柄播弄威權擯斥忠良援引奸黨官爵視苞苴爲進退刑罰任喜怒爲重輕黷貨積如丘山人命等如草芥專權亂政於今五年蠹國害民非止一事毒流中外惡貫古今　祖宗百餘年之元氣斵喪無遺　國家億萬載之紀綱变亂殆盡自歷已往之罪已貫盈矣尚昧無將之戒深懷不軌僞造寶印而反狀已形私畜甲兵而逆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當速誅極刑伏望　皇上佳奮乾剛大彰　天討即將劉瑾押送市曹明加显戮梟首示

衆仍将本犯招情幷處决屍形畫圖榜示天下以為臣子
萬世不忠之戒再照劉二漢幷親屬同居之人希圖富貴
显有共謀之情孫和等監造衣甲雖逖知情之罪張文冕
孫聰楊玉石文義張綵韓福等互相交結貲緣作弊变乱
選法激变地方毛倫曹雄孫招潘牛余日明余子仁余倫
等或謀陞重職私献軍器或出入私門妄言禍福焦芳劉
宗瀊掌銓衡謀入内閣焦黄中劉瑾曹謐倚仗父勢傳奉
要階所擾各犯倶合拿問明正典刑但數内張文冕楊玉
張綵洛都察院等衙門合行從重問結孫聰毛倫曹雄韓
福焦黄中劉仁曹謐俱已奉　欽依發落惟復别有區處

參招潘牛佘日明佘倫佘子仁合行各該巡察御史提解來京劉二漢拜同居親屬人等及孫和乙〻〻敕錦衣衛遂一緝拿通送法司依律問擬其事內別有干碍重犯許各該緝事衙門從實訪獲送問通行奏請定奪

分別情罪輕重疏

會問得犯人一名劉吉年五十三歲係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民狀招吉自幼私自凈身投入寧府收充火者歷陞任承奉先年寧府原有護衛後因不法革改南昌左衛弘治十一年有今死宸濠襲封寧王正德二年間宸濠要復護衛差已故內官梁安賄通逆瑾夤緣奏討准復改為護衛

正德五年八月內逆瑾事敗仍革爲南昌左衛訖有宸濠因愛在官樂人秦榮賀美會唱爲伊奏討樂官伊就不合因而出入宮闈撥置行事後宸濠悠肆妄爲意生不軌常請已故術士李自然等推命相面妄稱伊有天子分又招已故術士李日芳等看得本省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就盖陽春書院僭號離宮時去遊樂又將西山地名青嵐

先朝禁革龍口舊穴葬毋俱要謀當其氣又暗蓄奸謀誣陷 宗室打死軍民不計其數每年稍收祿米違例每石折銀二兩過限倍徵訪知先任江西按察使鄭岳要行劾奏就暗令與伊有讐今罷閑未到本司副使李夢陽不合

依聽將咲隨鄭岳門子劉泰送府拷打逼供無名帖私奏陷鄭岳為民正德九年正月內宸濠要行謀逆將與吉秤在官承奉涂欽典寶華官熊綬黃瑞在逃陳賢已故萬銳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王春與伏涂然校尉盧孔章趙隆及秦榮商議要先謀從護衛方好整備軍馬圖謀天下就假以地方盜賊生發為名借指 祖訓粧飾成本因見已處決都督錢寧授為 朝廷義子專權乱政已發遣樂官臧賢出入內府另起見監太監張雄掌管司禮監事在官太監商忠少監盧明俱為張雄心腹朋黨用事教坊司樂工晋良先年授在本府教演小幻彈唱素與臧賢情熟

就差晉良隨同涂欽萬銳盧孔章趙隆徐紀齎本赴京謀幹先將銀五百兩與晉良托伊將銀五千兩引送臧賢又將銀四百兩與伊已發遣女婿施鉞司鑑求爲打點就托臧賢將銀一萬兩送與錢寧各不合接受又送商忠盧明各銀五百兩托伊引送張雄銀三千兩并金廂帶一條彼因另起見監太監張銳坐廠行事恐伊阻撓亦將銀二千兩托臧賢過送與伊亦各不合知情接受入己宸濠又因彼時見任兵部尚書在官陸完曾任江西按察使往來交厚亦令余欽盧孔章將金臺盞一付重十兩段四疋饋送央伊扶持陸完亦不合接受許允涂欽等才將前本奏行

兵部彼有陸完於查覆本内雖稱難將該衛再復却不合
又稱寧王以　太祖典章為言令行會議具本覆奏有錢
寧張雄臧賢各因得受重賄不合共為欺罔傳批　特旨
將護衛屯田俱准改與宸濠管業續奉　勅書到府有本
衛指揮千百戶等官已故王信等正嫌平日三司轄制各
喜入府得以衙勢行事有宸濠得遂奸計為惡日甚彼先
任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舉奏宸濠聞知挾情具本令
涂欽等赴京將胡世寧誣害就齎帶銀兩餽送錢寧三千
兩張雄一千兩臧賢五百兩盧明三百兩各不合接受扶
同將胡世寧蒙蔽具奏誣陷遼東充軍彼因在官少監秦

用趙秀俱在司禮監文書房辦事曾打探消息亦各將銀
一百兩送伊等各不合接受訖以後宸濠愈加恣肆故行
羅織撫按三司等官非禮鉗制使皆吞氣隱忍不敢非議
又寄令吉等招引慣熟武藝強賊在官楊清未獲李甫王
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把勢及招素在鄱陽湖打劫已
故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令與楊清等各不合依聽合夥
不時出外劫才入府分受正德十年三月內宸濠謀要舉
兵須得軍師方能濟事訪知安福縣已故舉人劉養正素
有才名多讀兵書隱情差未獲審理薊宗瀛前去招請到
府有宸濠因與講論宋時陳橋之變有劉養正就不合贊

稱宸濠有撥乱之才當受賞銀六五百兩客約待時舉事有
吉涂欽萬銳黃瑞陳賢已故內官陳學涂宗秀指揮王信
王麒在官儀賓李世英已故張嵩校尉火信林華等各思
宸濠舉事用費浩大各不合多方設計謀爲聚財招納亡
人投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私塩胡椒蘇木等貨攤
放官本稻穀加倍取利假代僉軍多收銀兩重科夫價軍
民遭害百端正德十一年二月內有令死瑞昌王拱栟將
置買田地投獻宸濠加租破佃户魏志英抗違不納良民
辜增守正不阿宸濠嗔怪就令陳賢帶火信楊子橋已故
校尉周孟清葛鎮等統衆前去將辜增魏志英家眷二百

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本年三月內有引禮方价
因為逼令鄉民辦納宸濠原故官本稻穀被不知名人讐
恨暗行殺害訖有宸濠見得　朝廷未立東宮要得啚謀
大位容差萬銳同林華等前來賫錢等銀叁萬兩藏賢一
萬兩謀求將伊今故長男太哥假以上　廟燒香為名迎
取來京彼有錢等藏賢因受重賂各不合心懷異謀暗行
許允先令林華回報隨又詐稱　欽賜將玉帶金廂寶石
閙裝帶各一條綵段十對付與萬銳賫送宸濠傳令本府
官員穿紅四十餘日專待錢等傳取本年七月內有已故
吉安府生員康昭來省城科舉劉養正因恨伊時常在人

前非笑交結宸濠就寄書與王春抒平素在府行走求獲琴士馬効良不合扶同誣揑事情撥置宸濠設計令秦榮不合依聽將康昭羅織打死事發為官塌案不行有原任南昌左衛指揮戴宣陞授兩廣守備宸濠恠伊見遲禮薄登時打死將伊財產盡行收府及將伊男監禁五年女賞已故儀賓陸程為妾宸濠因見陳賢行事乖便專令邀截上下公文及串同各衙吏典未獲熊世蕃等獲故門子吳漢等各不合依聽抽捺以致百端不法不得上聞正德十二年有不在官原任本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脫逃赴京具奏宸濠不法事件被伊聞知當將已故內官雷

龍未到辛明李勇馬安拷問招稱承奉周儀主使怒將周儀幷家人六十餘人及典伏查武等盡行打死令吉齋本赴京捏奏要將閻順等陷死當送臧賢銀一千兩錢寧二千兩張雄張銳各一千兩各不合接受替同閻順等俱發南京　孝陵衛充軍訖彼因求討消息又送盧明銀二百兩趙秀秦用各銀一百兩亦各不合收訖宸濠復與李士實幷吉等相議圖謀天下必須慣戰賊徒當令王春涂欽等招蓄已故賊首凌十一閔念四萬賢一萬賢二熊十七在官閔念八熊什四等幷手下賊徒各三五百人及四外亡命遊食強竊盜賊脫死充軍徒犯與楊清幷未獲原招

把勢樂盛等不計其數藏縱丁家山等處各不合分夥內
刼掠新建等縣民人羅慶三等家幷各處窩藏及各客商
船隻財貨送府平分又賫敕厚結廣西土官軍狼兵幷南
贛洞獞峒蠻欲圖為應差人廣東收買皮張入府造作皮
甲招藏四方匠作打造鎗刀盔甲及佛郎機銃各樣兵器
隨遣已故舍人童蔑即彭哉王親方偉各往河南收買馬
匹又差在官監生方儀亦往河南省城向李夢陽求討陽
春書院詩文伊止作詩二首付方儀回還聞知宸濠逆謀
亦不合不行舉首有涂欽令伊未獲家人姚元佐即張雲
賓不合共謀將帶銀兩前往揚州府招召慣熟武藝好漢

已故教英未獲郭鼎引見宸濠共給與銀一百四十兩各不合聽從領受募兵就假以倚借好漢護送貨船防盜爲名教英雇在官金章黃昇尚惠有郭鼎雇在官羅凰張貫每人各受雇銀四兩同到儀眞地方各訪知係是召募助逆隨即懼罪逃散各不合不行赴官舉首宸濠又令數人賫藏於南北直隸山東一帶進京沿途鎮店去處假名買賣專一接報京中事情待時起手時常邀請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各不合謀說即今起兵恐四方人心未服必須厚結 朝廷頻頻 進貢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等項務得親信不疑及差人打探動靜沿途埋伏健步快馬限以十一

二日報知一遇有警便好起兵等語當就節差徐紀趙隆盧孔章林華及已故校尉韓江各不合從謀往來京師打聽不絕本年十二月內有在官太監畢真前來江西鎮守不合將玉帶寶石各色紵絲紗羅羊酒馬疋進送宸濠結好正德十三年正月內有江西清軍御史范輅因與畢真爭論坐席及將朝王服色畢真懷恨不合兩同宸濠捏奏范輅提解到京問罪降職本年二月內遇蒙 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監盧明因素與宸濠交往情厚不合營求齎捧報訃前去 開讀得受宸濠銀三千兩宸濠又令吉與涂欽黃端相送盧明行至地名吳城置酒相待回還被已故

賊首吳十三等將金銀酒器刼去行文撫按挨拿吳十三
等懼怕投托閔念四將原刼酒器送還宸濠就令吳十三
等與閔念四等同行打刼先加厚當安慰圖致其力彼有
宸濠餙詐要名求賢講學王都御史因薦伊今故門生湖
廣武陵縣舉人季元亨即冀元亨往見意欲用善開導比
因議論不合冀元亨隨亦回還訖有死節巡撫都御史孫
燧亦因宸濠為惡日甚逆謀漸露屢行具本劾奏俱被設
計邀截訖宸濠常於南昌府縣索討夫馬多派葬祭銀兩
節被知府鄭瓛阻拒不從致恨在心本年八月內吳十三
閔念四閔念八凌十一等打刼建縣庫銀七千餘兩與宸

濠分用又被鄭瓛寄差快手聶鳳 捉獲寧王何頎監問間
宸濠愈加嗔怒差人將聶鳳捉拿 夾打逼供鄭瓛無名贓
私又有萬銳表兄伍吟犯該徒罪曾被鄭瓛打二十在監病
故萬銳告知宸濠就將前事捏餙具本誣奏輙將鄭瓛拿
送按察司監禁本年十一等月內有李士實在官李汝禎
女婿方侃萬鉞姪徐大才萬銳姪萬佳并李蓁俱以監生
給領本布政司批文前來國子監復班肄業方侃萬鉞徐
大才李蓁各明知宸濠與李士實等久謀反逆各不合不
行舉首正德十四年正月內宸濠要得陷收人心商同李
士實王春各不合捏造孝行有畢真亦不合知謀主張寫

成呈文逼令南昌府縣學官生員耆老人等具呈都布按三司轉呈鎮守撫按衙門會奏要求褒獎最信　朝廷隨有畢真改調鎮守浙江宸濠要伊預備人馬前來助逆當將銀三千兩金壺一把盤盞四副并器皿茶芽等物送行又將銀三百兩給賞在官祭隨張浩等各不合知謀接受許允本年四月內宸濠因前幹取伊男來京上　廟燒香逆謀又未得遂復謀同未獲門副徐繪假以　進貢祭福為名不合依聽收帶銀一萬兩金臺盞七付銀臺盞十副到京交與盧孔章趙隆轉送臧賢打點彼有在官護衛指揮樂節合餘孫福已故賈勝俱承差護送徐繪前來彼處

在官本府校餘宗忠余𤪲各另起進茶齋用在京亦常往
來看望各知前謀不合不行擧首本月内有徐紀等回府
傳報聖駕將巡山東泰安州等處宸濠陰遣秦榮等於
大院内張設勾攔搬演雜劇預令李士實等撰寫疏詞差
人浙江直隸等處各路粘貼招致遊俠光棍誘引四方人
心意在扇惑傳聞京師邀請　駕臨因而伏兵圖謀簒逆
比有畢真前到浙江不合假以操演官軍為名就各重賞
銀兩暗邀人心及又打造盔甲兵器數千餘副堆積本鎮
衙門待時起兵助逆本年五月内宸濠又挾讎擅拏瑞州
府知府宋以方送按察司監禁宸濠惡逆彰聞致被科道

官將伊誅爲一不軌事情劾奏家　欽差賴太監嵩駙馬顔
都御史前去省諭本華設衛被錢寧容令林華星夜前去
報說前情宸濠自知反謀敗露即召吉與在官承奉等官
涂欽黃瑞熊綬在逃除賞已故涂求秀周瑞萬銳陳學喻
才升都御史李士實舉人王春王親婁伯儀賓張尚侄程
李蕃都指揮王麒王信指揮孫隆典膳羅璜引禮盧鋪校
尉火信唐全在官儀賓李世英熊僚爲江典儀丁璊樂官
秦榮大戶謝天一賊首閔念八熊十四楊清已故凌十一
閔念四吳十三楊子喬熊十七萬賢一萬賢二凌十九凌
全雷漢四趙燁十九各進府商議宸濠詐稱如今差官勘

我府中事情英我護衛若不是手斷然不好十三日是我壽日鎮巡三司等官必來慶賀候其次日都請來飲酒令各官順從起兵彼若不從即行斬首舉大事就是此言與李士實劉養正各不合回說此謀最好宸濠當將李士實偽授國師首等俱偽授太監又說事定李士實為左丞相加封國公王春尚書其餘俱陞極品文職王信等俱極品武職李世英等俱駙馬各喜允叩謝訖又議差已故舍人王華請劉養正速來定計及令閔念四等各集賊兵三千聽用我有事寫介請張浩引領未獲張倫曹俊將帶禮物前來賀壽宸濠當賞銀三百兩就留張浩不合知謀在府潛住

當遣張綸曹松各不合依聽徑回浙江遞報等情知會至
十三日鎮守撫按公差并三司等官進府慶壽筵宴各散
十四日宸濠令婁十二楊清閔念四火信張浩等俱暗
藏兵器傍立有鎮巡三司等官前來謝酒行禮至三拜宸
濠就出殿前臺上詐說 太后娘娘有遺旨叫我起兵你
各官知大義否有都御史孫燧回說既有遺旨請看又問
副使許逵如何本官回說只有一點赤心激濠怒說殺這
不知大義官以定民志有李世英不合在傍喝殺就令王
信張嵩監斬凌十二等綁縛各不合聽從將孫都御史
許副使押出拴於惠民門內殺害仍將各官擒拿職以

挾叛心被有另起見問鎮守太監王宏叅政王倫按察使楊璋僉事潘鵬師夔未到巡按御史王金布政梁宸胡濂叅政劉斐程杲叅議許效廉楊學禮副使賀鋭唐錦僉事王疇賴鳳都指揮馬驥白昂許清王杷南贛守備郟文南昌府同知何繼周通判張元澄等南昌縣知縣陳大道新建縣知縣鄭公奇各不合懼畏殺害不敢執義抗言并另起見問經過叅政李斆未到公差主事金山死節馬思聰本布政司叅議黃宏鄉官郎中塗文祥俱被綁送儀衛司等處監禁宸濠當差塗欽到各衙門追取印信關防又差喻才去布政司盧鏞去南昌縣在官儀賓強文碱去按察

司未獲典膳胡王去南昌府典儀李章去新建縣各不合
依聽前去搬取庫銀布政司一十二萬兩按察司一萬三
千四百三十六兩南昌府四萬五百二十六兩南昌縣九
千七百九十兩新建縣三千三百二兩供運送府內募兵
賞人又召宗室及內外官員進府說稱今舉大事係各人
務要盡心贊助事定之後宗室加爵祿各官重加陞賞等
語當有李世英等俱素通逆謀各不合倡率已死宜春王
拱揖鎮輔將軍覲鋌宸派宸瀾宸盜覲瀛宸洧拱撖宸瀰
宸汲宸湯宸澅宸漼弁已故王親方倬儀賓陸稞熊琝千
全在官強文盛徐淦鳳張鑾蕭奇　李淋徐輅賀浚周焌李

經羅朝紀未獲蕭相董講傳澄黃亮鄭讓葉清楊濱已故
長史郭銑教授葉泰良醫劉文雉典膳白泓涂鏜在官胡
通鎮未獲胡玉已故引禮馬萬里在官朱會价沈鑾蘇文
四未獲熊裕白金審理蕭宇瀛典儀李章工副毛濟在護
衛指揮丁綱楊昇已故張隆千戶晏振唐玉嚴琪李雄孫
賢在官何綬朱煜馮旻周勇周鼎鎮撫閻鳳已故吳宣百
戶楊瓚謝昇高洪臧德張鳳在官袁桂於麒鄭鳳宋富儀
衛正顏銑顏雄前衛指揮徐芳吳松何鏜劉勳已故曹儀
未獲侯昇在官千戶徐銑已故楊末秤劉琠未獲弟劉指
揮即劉璋舉人魏榜魏械謝鳳已故甘桂監生余祥義官

熊齋未獲省祭官黃海胡鍾琴士馬効良崑山縣民胡吉把勢李甫王儒樂戡在官逃軍范鳳校尉倪六未獲倪芳盧求成盧求富已故吳奕徐玉盧求芳陸鑑徐倫張宣王鳳周孟清葛鎮陸彪趙賢趙智倪慶倪楊王秀朱輝陽奕樊杯麗鐸吳齊馬高童薛勝王淮徐英王隆趙十四朱英朱真洪禮火義李成王雲亦各不合隨同稱呼萬歲宸濠又令涂欽等將都布按三司府縣見監一應輕重囚犯盡行放出又將知府鄭瓛宋以方取入儀衛司監禁隨令黃瑞修黃舡六隻及虜官民舡隻聽用傳令十七日起程徑往南京慮恐操江舡隻令吉 與陳賢王春等預寬各處漁戶

沙子手一千余人要得臨時鑿穿擄舡有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楊清在傍各不合說稱萬歲但放心南京城池只消我四人管定打破宸濠大喜各賞銀一百兩本日晚宸濠將閔念四閔念八凌十一吳十三萬賢一萬賢二熊十四熊十七俱偽授都指揮楊清范鳳俱偽授指揮就令凌十一統領凌十九凌全雷漢四等吳十三萬賢一統領已故吳成五等閔念四閔念八統領已故閔大寬解十二等各賊兵二千餘人號五千楊清統領原招各處善射二千餘人號四千五百就將虜得官民舡三百餘隻裝載號稱先鋒與同徐欽萬銳孫隆熊僚帶領千全各不合前去攻

打九江南康又差熊綬陳賢葛江率領何堂楊昇徐銳各不合前去吳城地方截虜糧舡有在官孫澄因素與熊綬踢毬相好亦不合跟隨上舡宸濠又令謝天一方倬并在官大戶鄧時已故歐陽文五姜乾一裘鳳五萬士盛在官監生秦婁一未獲生員徐大用齊倫各不合臨時順從招兵助逆有在官舉人裘衡明知伊父裘鳳五從逆不合不行首官宸濠又令陳賢點集楊子喬等賊兵并在城已故快手姚鳳曾記宋華斛林余炳宋乾王定張五張六楊崇楊松熊玉辛六夏隆朱 珊向通袁五熊貴曾先范祿杜斌杜隆羅玉朱昂王祥張 祥金十三李貴黎方余方李俊周

賢李朴吳黑仔王貫王行陳清葉秀幷宋德孫琲等四十
餘人俱屬汜鳳管領各不合依從聽候攻打州縣又差已
故義官劉斑領銀三百五十兩收買硫黃焰硝合造火藥
又賫差未到前衛指揮養肅千戶秦誠李瀚康靖百戶楊
斌各下屯點取屯軍各官俱即迯避不從又差校尉趙智
等各不合聽從前去浙江密會畢真太監等助兵及差儀
賓李蕃李世英前往瑞州等府華林瑪瑙等處王春前往
豐城奉新二縣裴伯帶同在官家人婁福童前往進賢廣
信幷横風窰等處陳學已故弟陳學八前往東鄉縣各不
合聽從追印招兵比瑞昌王拱栟亦累差未獲內使黃萬

與介雄校尉黃賢等各不合前去貴溪縣往日交通王親
已故義官江城家招兵江城同書依從彼有伊在官男江
梧不合知情不首當彼各縣知縣顏似劉源清劉守緒馬
津黃堂等各率兵截殺有王春陳學人等奔回婁伯等各
被殺死婁福童等脫走潛至盾信不合起取伊一般家人
已故婁高等同來助逆彼有婁伯另居族叔在官知縣婁
懌及婁怡在官家人婁恩婁童各不合知情不首宸濠又令
羅璜將布政司參政王綸職銜寫牌為開路取兵事差已
故承差金大用齎執前去萬年縣招取姚源洞等處賊兵
彼有王都御史前往福建公幹將過省城宸濠聞知即差

哈才領兵六百餘人裝作機兵屯伏地名生米觀邀截在

王都御史行至豐城縣地方聞變即行回還奔赴吉安府

住劄隨將宸濠反逆事情具奏督同該府知府伍文定等

及通行所屬并隣省各府縣共起義兵前來征勦有熊綬

於吳城捉獲前衛未到運粮千戶劉標百戶梅標節留將

伊粮米分給賊兵又有在任前衛千戶吳欽不合跟隨熊

綬將各處運船截虜十六日劉養正引帶已故門生王儲

到省宸濠親出南浦驛迎接入府拜授軍師又許事定陞

左丞相加封世襲國公王儲重加陞賞劉養正隨又寫書

招致已故門生新淦縣生員劉子達戴雲各不合依聽來

府一同計事有宸濠議要僭稱大號及改年順德比劉養
正李士實各不合議稱起事之初未可遽稱大號改易正
朔待至南京正位然後稱號改年布告天下豈不為好宸
濠聽止令吉查將前護二衛旗軍幷儀衛司校尉共八千
三百餘名及招到山西賊徒幷省城脅從居民共二萬五
千餘名就將本府私造及前左二衛幷民局各收貯火藥
盔甲器械俱給與領用宸濠又令秦榮同伊已故男秦道
及倠長赤定起集本院樂工幷招引流民二千餘人號五
千分與已故樂人鄭貫王憲張天祿祝洪陳祿胡祿志六
張得幷未獲羅弘雷成各不合順從分領又有李世英招

引趙爟十九帶領已故從賊趙祥四趙祥十八趙祥四趙子慶熊五十八蔡松九李堂李信十彭景李慶彭受德華十九觀忠李成等八百餘人殲李蕃募兵三百餘人宸濠就委李世英李蕃秦榮各不合管領隨從招已故吏布政司谷德上大參劫鳳胡用文羅弘陳仁南昌府丘廷信按察司兵世寧各不依從入府受賞冠帶聽用彼有淤欽等督率與兵門兩康九江二府城池攻破進入萬銳熊僚孫隆及于令各不合督兵占據淤欽隨差在官軍餘黃堂萬銳亦在彼獲醫士陳江各不合依聽報捷各受宸濠賞銀二十兩淤欽又領楊清等賊兵就從九江前往湖口徑攻

安慶去訖彼有南康府安義縣於獲巡捕指揮董國宣原籍臨清州人耕須巳故男宣又係女婿陳麟未獲快手張萬貫陳尚八等五十餘人各不合來投涂欽名下從逆助兵有依綴今將前項逆船根枝留至省城宸濠令何堂葉泰各不合將同僞官指揮百戶錢煜各不合惧害依聽管理支散米校及今僞參等不合聽從賑濟省城飢民又差陳賢等往湖口等處劫得河船二百餘隻黃瑞虜得船六百餘隻回省編甲定備給賞銀米聽候啓行有原發縣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守節抱恨不食而死宸濠又與李士實劉養正王儲王春計議行檄天下誑邀人心劉養正李

士實就行撰造偽檄及安民偽榜尊一指斥乘輿放免税役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餘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又將布政司印信鈐印公文咨行天下諸司諭降又齎差參政季斆齎往王都御史并廣東等處未到南昌府縣學教官遂寘趙承芳金清唐曰仁齎往吉安府南贛等府俱執其妻子為質仍差校尉管押及又齎差九江府公差在官舍人哈英高榮曾昱齎往饒州府各不合畏懼殺害替伊齎送行至吉安等府地方各乘機逃走被各該地方擬拿押送王都御史處將原押校尉殺訖檄榜公文燒燬季斆等各收候於禁二十三等日宸濠遣拱樤參

旗壽聯閔王廟教場三處又偽勅吉提督軍務及將爺政王
綸加參贊軍務各不合聽從同往教場閱兵宸濠僣祭
天地宗祖及遣郡王拱樤等祭告山川城隍等神并西山
青嵐等六處墳塋宸濠又令吉將前查過軍校編為一百
四十餘隊分左右前後中五哨派令都指揮千百戶等官
王信王麒與同丁綱張隆曹儀劉勳周勇閻彪夏振唐玉
馮旻楊求何綬并在官指揮宋欽未獲雷鏘百戶歐隆張
倖俱分投管哨及令校尉火信唐全與同葛顯周蕃清徐
玉姚十四倪六王鳳倪芳等二十八名俱分投提調執旗
領兵各不合聽從管領又帶令已故前千戶[illegible]大昇未獲傳

英鄭春唐榮杜昂張斌徐鑑徐賢陳韜士椿龔昇陳銳百
戶張綱孝欽陳詔黃鑑護衛千戶李隆袁勳百戶馮春高
璘蕭儀亦俱分投管哨吳松徐芳朱熠閻鳳袁挂於麒斌
德張鳳頎鎮觀雅千未獲指揮徒定陳琦千戶王爵王鑾
百戶馮淮陳麒劉綱顏玉楊威李瀚在官鎮撫吳雄俱分
管執帶鎗刀旗牌儀仗防護等項各不合悞告依聽管理
聽候又令丁璜羅拱儒鍾張嵩黃瑞喻才陳學徐求秀各
不合將令在官傅明曾寄吳金即吳欽樂圖樂平已故梁
術程鸞吳裕孫鉞樂奇龍首樂璵樂秋胡用萬福羅祝蕭
文未獲李昂劉榮等七十余人俱各不合依聽隨行供事

又買令任官儀賓彭紀強文盛未獲魏鉦夏英秦友源魏岑錢浙王謹萬岳劉浩顧觀祥前衛指揮夏繼春千戶劉鑾吳耀已故高洪百戶戴銘未獲趙昂劉勳楊玉姚芳董鈺陳璘呂甫王節張琦王昇護衛千戶孫忠蕭順李雍已故張倫嚴琪鎮撫吳宣百戶謝昇田鎮楊璘未獲屈英孫文趙墳王鑑李祥即會在官宋富鄭鳳典膳康茂各不合怏害分投看守城門布按二司府縣彼有已故官熊濟校尉洪禮火義李城趙賢王雲霍求芳朱真宋英未獲承成盧宋富各不合聽從差委專一巡風打探消息及又令陸程周瑞買令在官儀賓袁璋孫鐩未獲賴純蕭繼陳善

能護衛千戶路逵已故孫賢鎮撫陳淮未獲梁富百戶王
清田盛周旻傅憲周暹王憲周綱凌銓徐擇劉昇阮芳王
佐李宏已故李旻未獲前衛千戶姚鉞陳儒在官儀衛副
胡順已故典仗嚴雄長史郭統伴讀宋善正良醫王用未
獲王廷秀孫記宗紀善李存恕典膳雷勤幸正廖乙庫官
孔俊楊瑞倉官李才寬潘倉官已故戴恩并內官洪貴鄧
永富張文馮容張俊孔昂樂竹劉綱等四十餘人俱看守
王府門殿倉庫齋墻等項亦各不合懼害依聽分投管理
彼有未到紀善譚漢典膳周瓊劉孟翊徐子文謝居鄭與
在官引禮蘇文四各因年老疾懦不曾用事各不合不行

舉首宸濠令吉與陳學將銀給賞前護二衛官軍各多寡不等每軍又各賞米一石又令朱真與未獲民吳景賢等各不合聽使將銀分送梁辰胡濂劉斐許效廉楊璋賀銳唐錦師夔潘鵬賴鳳各一百五十兩程杲王疇各一百兩經歷尸鷄知事張澍照磨雷燦各十兩馬驥許馬吉秆王紀各一百三十兩俱交與各官家人懼害各收領後俱首官貯庫說又分送宗室將軍各一百兩段二疋隨行同謀各王將軍又各重賞不同宸濠將萬銳取回偽勅鎮守江西已故護衛指揮余椎總督巡守余祥謝鳳王儁劉子達徐大用齊倫俱偽授主事甘桂與李士實已故男李汝棋

俱偽授錦衣衛指揮余璫偽授光祿署丞仍令伊等各不合依從一同留守宸濠又令觀鐮拱樤周瑞陸經守府協同萬銳督理內外防禦謝鳳余祥與馬效良各隨同贊畫及撥樂安鎮國五將軍觀鍾八將軍觀䤁瑞昌輔國二將軍宸淉四將軍宸滑五將軍宸浣石城鎮國六將軍觀鏈七將軍觀鉉宜春輔國三將軍觀鈽八位俱守城墻宜春輔國四將軍宸渶瑞昌鎮國二將軍拱樛奉國六將軍拱搘弋陽鎮國八將軍宸渙九將軍宸渢俱守王門仍率領已故儀賓王佾純未獲歐剛王逵孫賢熊浩楊章護衛致仕千戶朱堤內官胡永清黃永淳康榮郭福林福吳清等

各不合依聽看守青嵐等處墳塋彼有南昌縣已故致仕
知縣甘楷聽招入府與同泰妻一萬士盛鄧時各不合爲頭
守墳宸濠又將胡濂劉裴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并同知
等官各拘齎本衙門仍差兵校分投監守彼因楊學禮陞
陝西參政踈放赴任去訖宸濠又差官校舍人已故周成
戴廣陳仁督押師夔不合依聽前去九江勞兵撫民七月
初一日宸濠帶領宮眷人等及令諭拱拼覲鈃宸溉宸瀾
宸濈宸洧拱摝宸渢宸汲宸澍宸濤宸漄并祕齊逃背建
安鎮國將軍宸洪與前撥管哨等項人員王信等一同上
船又將王宏杜甫王金金山梁辰程累楊瑄眉銳王疇潘

鵬馬驥白昂許清郝文鄭瓛宋以芳塗文祥解押隨行令
凌十一等賊船到來左右防守彼有宸濠求江又令吉與
王綸各不合依聽披戴盔甲隨侍初二日開船起程初九
日到於地名黃石磯宸濠因見徐欽等領兵先攻安慶不
克素知潘鵬係安慶人當差白泓押伊不合同去城下誘
降被指揮崔文等死守不從比有畢真聞知宸濠起事就
不合暗行四散差人捏稱宸濠差太子來取浙江等語傳
報各處動搖人心本月十三日又假以進表為名俱收各
城門鑰匙約令三司府衛等官於次日四更時分各赴本
鎮行禮要得乘機殺害起兵助逆致被巡按張御史幷各

官知覺隨即點集官軍嚴加防備畢真惧怕不曾起手十四日羅朝紀宋欽胡通鎮俱各逃散十五日萬鋭差人報說王都御史官兵來攻省城宸濠意恐破其巢穴又見安慶久攻不克心懷憂疑與李士實等謀遂送江西省城令衆開船回行間有各船賊兵彼因倉惶擾亂逃走比知府鄭瓛宋以方亦各乘機脫走即中途文祥亦經得脫當即憤恨自行投水身死有王都御史督令各哨官兵於二十日四更時分前到省城攻圍彼拱萬鋭陸程等各不合督賊拒守被官兵奮勇攻開各門擒殺守城惡黨人衆宸濠府宮眷亦畏懼自縊數多本日辰時分王都御史進城撫

定良耆及拿獲拱犧覲鑣陸程萬銳等幷宮人劉氏等及
令故宸濠子三哥四哥各發布政司等處知在拘監其先
彼居留布政司等官胡濂等亦各於王都御史處投見省
候二十二等日吳欽周俊徐銳各即逃散內吳欽當於王
都御史處投首訖宸濠與吉等回至王家渡因聞省城已
破就彼駐劄節被王都御史分布官兵攻敗至二十六日
將宸濠幷吉與李士實等各先後擒獲其賊船被火焚燒
幷宮眷人等投水溺死及四散奔潰者不計其數有跟隨
徐欽伊在宮姪徐春不合將帶圓寶衣服駕船逃往急水
溝湖內躲住彼有在官張奀朱受狀二漢三琦王聰等一

十五名各因販賣貨物等項生理在於湖口等處地方先後撞遇涂欽等來攻安慶并有未到前衛百戶秦舁王楞俱被脅虜上船各不合惧怕殺害從行又有在官崑山縣人吳奎常來吉家扮戲慣熟亦不合跟隨在船後因攻打安慶不克張受等七名乘機逃往河南睢州陳鳳等十一名并秦舁王楞吳奎孫澄各逃往太湖等處及在官萬邦德明知伊已故義勇校尉萬龍被涂欽脅去助逆亦逃往湖廣金沙洲各不合潛住不行首官後有楊清亦因敗散帶領所部賊衆逃至徽州地方撞遇彼處官兵殺傷楊清不合率衆拒敵將指揮張鎮劉甫殺死亦逃至睢州地方

潛住又有助逆千戶何綬因敗逃回　到於在官軍餘胡萬
真家不合將伊引送星子縣地方潛　住有毛灉在官男毛
柯毛桓朱英男朱賡盧求成弟盧貴盧宋富男盧琴蕭宗
瀛家人蕭進才婁伯另岳族姪婁相黃婁真十四各明知
伊父凡族叔毛灉等各助逆各不合不行舉首彼有盧孔
章等并李汝禎等因宸濠謀反聲息傳報到京俱役各該
衙門奏拿監禁數內盧孔章趙隆晋信病故相埋訖彼蒙
江西等處撫按守備等官王都御史等并　欽差太監總
兵張永等各先後將方倬等緝獲彼有建安鎮將軍宸洪
指揮千百戶等官養廉徒定泰誠李瀚康靖傅英柳春唐

榮杜弟王椿龔景陳銳張斌徐隆徐賢陳綸劉傑徐銳袁
勲王爵李瑞吳雄陳詔黃鑑陳麒馮淮楊斌張江李欽梅
樗蒲富泰昇王樗蕭儀高壇李淬楊威馮春各將彼賫等
項情由於王都御史等處首告各發聽候當有徐銳從蒙
王都御史差委將逆犯朱真朱英捉獲送官仍將徐銳吳
欽及陸續緝獲各犯家屬吉在官弟劉金二劉其三劉養
正弟劉養賢徐紀男徐潮張富男張節徐欽姪徐春及吉
與熊綬王春陸程王信何綬下各在官同居家人招孫沃
信姪火燿泰榮男泰柯彥相及方倬男方一陽方一新俱
彼時年十五以下違吉等通行先後奏解錦衣衛鎮撫司

監候內方倬棋章等各病故相埋訖蒙 欽依着三法司錦衣衛將吉等并原監李汝禎尚桂等通行查取前來會問前情明白蒙審得吉與在官徐欽熊綬黃瑞李世英熊傑葛江丁璜謝天一閔念八熊十四楊清蔡榮在逃陳賢姚元佐已故萬銳涂永秀周瑞陳學官才要但李七寶王春劉養正徐紀盧孔章趙隆李番陸程張嵩王信王麒孫隆盧鏞火信唐全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楊子喬熊十七萬賢一萬賢二凌十九凌全雷漢四趙燿十九共四十八名俱係與宸濠共謀反逆起兵倡亂罪大惡極處以極刑情法允當應該依律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為第一等在官

丁綱何錢楊昇劉勳何綬馮旻周昂周孟宋欽徐銳吳欽泰妻一鄒時倪大范鳳妻福童宋獲丁副毛璘等俱係臨時順從反逆處以極刑於法亦當但與共謀者情則有間相應罪止其身免其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為第二等在官吳松徐芳等一十四名俱係一時被脅隨從反逆用事情與順從者不同若緊擬共謀恐失之濫在官樂工傅明等一十五名俱係該府舊供職役之人雖各從行止供使令通合比擬知情故縱條分為第三等在官胡節龍順袁鳳傅得受宋天和張縉俱係該府原供役使內官止是留其守門殿房屋等處不曾共謀從逆應以同居之人本律科

坐分為第四等在官陳鳳劉奇等二十名俱係被脅從逆中途逃散不守相應未藏比坐知謀不首之條在官蘇文四樂節等二十四名俱係知謀不從故萬秀將逆犯何綬知情引送俱合擬坐本律分為第五等其第二等內犯人宋欽吳欽徐銳第三等內犯人羅朝紀胡通鎮周俊俱於未敗之先逃散內吳欽徐銳俱曾投首名是實係畢真王綸等各另行問擬外將吉等取問罪犯徐欽等一百四十五名各招同照出招內見問凌遲處死并先故未獲第一等逆犯俱合依律緣坐其家口抄沒其財產內係儀賓千碍郡縣主君者另行奏　請定奪并未獲其餘人犯俱合

抄招備咨都察院轉行江西等處撫按衙門各查照分別等第議擬於內若有虧枉者毋拘成案即與辯理其都布按三司并各府縣衛所等衙門曾被逆賊劫取倉庫錢粮脫放獄囚等項通行查勘明白具奏施行會議得劉吉等所犯劉吉涂欽等二十七名俱合依謀反但與謀者不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吳江徐芳朱煋等三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劉金二劉其三劉養賢等三十二名俱依合謀反但共謀者子孫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劉金二等二十四名俱年六十以上律皆斬俱決不待時丁孜等十名俱年十五以下律

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蘇文四樂節妻㦤方儀方侃徐大才李蔡萬銳朱廣盧貴盧秦蔚閔進才妻呉喜童吴奎孫澄萬邦德余瓊柴忠孫福金章黄昇尚恵繼宗壓張貴江楫妻相童妻真十四俱合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陳鳳劉奇等二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胡為真依知人犯罪事發指引道路送令隱避者減罪人何綬謀反共謀罪一等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各准徒四年蘇文四樂節妻㦤俱係職官方儀方侃李蔡徐大才萬銳俱係監生蓄俱有力照例送工部各照徒年限運炭完日仍比照行止有虧事例各革去職役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原籍為民朱廣等

四十一名俱係舍人軍民匠校等役嗇俱無力照例送順
天府遞解各回原籍官司查發衝要驛遞各服徒年限擺
站滿日各着役寧家隨住